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九

表

賀升許州為潁昌府并德音表

以下代王樂道侍讀

伏觀某月日敕命升許州為潁昌府今月某日德音
赦潁昌府管內徒罪以下并蠲放秋稅進士免解賜
耆老粟帛祭山川祠廟者太嶽舊封伊昔建旄之地
黃圖近輔惟時啟聖之基爰錫嘉名特開新府上奉
祖宗之慶俯慰臣民之心當宸顧懷寰區抃蹈臣竊
以帝堯光宅肇發於唐邦孝文纂承越從於代邛然
未有邇王畿而夾輔固宗子之維城遂升明兩之輝
以久太平之運珍圖大定景命有融考濬哲之勃興
在冊書而絕擬恭惟 皇帝陛下大明出震盛德統

天丕承五聖之休高視百王之表惟英考御圖之
始席仁皇累洽之期陛下天授至神地居上嗣
溫文夙茂淵懿日躋於時特隆主器之儀初被撫軍
之寄疏封東土仗鉞南邦允當四海之宅心奉答皇
天之眷命旋膺帝典登踐儲闈歷數在躬謳歌歸啟
運屬離明之盛歲踰星紀之周命式九圍光被四表
乃眷興王之舊聿懷追孝之誠冠潁府之大名即許
昌之故號合為美稱用協休祥明命惟新鴻恩下霈
宥罪寬賦招亡禮神甄錄賢能優恤耆老人祇共喜
動植交歡况臣被遇青宮觀光朱戟潛躍之始攀附
最先仰麗澤之游加與群黎而同慶阻預稱觴之列
徒傾就日之誠榮幸之私倍萬倫等

謝傳宣撫問表

今月日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某乙至西京伏
蒙聖慈以大行太皇太后山陵并祔葬事臣幹
治悉已辦集傳宣撫問并賜臣茶一銀合者先后
在天方飭尊崇之禮尸臣謹職特加撫諭之恩拜以
受言感如挾纊恭惟皇帝陛下德齊天地孝格神
明銜罔極之深哀嚴送終之大事瞻原陵而感慕知
臣子之勤勞臨遣使軺俯傳天問念違離之歲久憐
衰朽之力殫載聽絲言如親咫尺乃頒茗飲俾滌冥
煩况臣早翊儲闈今司宮鑰夙夜匪懈知勉效於公
忠日月有明敢謂特迴於私照益當盡瘁仰答見知
謝山陵禮畢表

今日十日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雲收
仙馭從 列祖之威神天作崇兵與厚坤而長久克
終襄事幸免瘵官伏以 先后扶持保佑之功邦家
永賴 陛下報復尊崇之志典禮極隆申詔有司恪
共大事嗟上賓之遽遠迫同軌之屆期臣夙夜在公
寢食俱廢猶懼不及豈敢違寧資群吏之鳩功致多
儀之肅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孝格於天地至
行感於神明遐邇一心中外畢力靈祇幽贊先寢永
寧曲全守土之臣俾逃曠職之咎臣荷恩實厚居守
方遙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祔葬禮畢謝表

今日十日濮安懿王二夫人祔葬禮畢者寢園祔卜

真宅言歸克成三板之封永闕六珈之服訖無曠失
苟道譴訶臣竊以濮王二夫人福慶所基音容久翳
未備葬禮實軫聖情因展事於橋山俾制儀於藩國
二役並作庶功實繁迫先遠之屆期幸然徒之克集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孝嚴宗廟敦睦懿親追遠以
厚生民送終以當大事禮儀悉備兆宅以安上承
英考之聖靈永慰濮園之泉壤惟疋司之官守免獲
戾於簡書臣分職留都阻覲宸闕無任瞻天望聖激
切屏營之至

謝宣賜銀絹表

伏準宣命以臣修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山陵了
畢賜臣銀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十疋者橋山展事

曾無述職之能宸扆頒恩猥被賞勞之典載自惟省
深積覲慚臣聞以庸制祿則下不覬覦先事後得則
人無僥倖故功大者其禮厚力勤者其報優授受靡
虛勸沮斯在伏自軒宮掩耀宸極纏哀四海遐音共
奉宅憂之政萬邦同軌恪承送往之儀而臣居守都
畿典司陵寢固當上體聖孝祇率官常竭臣子之至
情奉邦國之大事兀徒僅集卜宅克成皆上稟於
睿謨寶俯資於衆力凡居執事敢憚服勤至於道路
所經次舍之設唯懼不供之獲罪豈謂有勞而可書
錫外府之貢金加丘園之賁帛願茲忝冒深切兢惶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孝格天至仁育物使人不
求其備序情而閔其勞上嚴 聖后之喪內盡神孫

之志務從優厚以稱尊崇願無補於涓埃亦預霑於
寵賚雖賞之寧僭曲存勸善之方而受以無功豈道
伐檀之刺誓殫忠力仰答恩私

皇后賜絹謝

皇帝表

雲輶遠降方展禮於因山星使俯臨遽頒恩於守土
公庭之積私室是充祇受以還兢惶無措伏念臣典
司莞籥營奉陵園駿奔遠郊迎扈仙蹕屬母儀之屆
路修官守以在公曾無供億之勞僅免曠瘵之責已
荷內朝之大庇復叨寶篚之殊恩仰戴便蕃實為僥
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教先宮壺德御家邦禮尊
奉於宗祧惠曲加於臣子體乾坤之覆載品物不遺
並日月以照臨光明下濟推恩有自論報何階冀竭

愚衷少酬鴻造

謝德音表

陵寢即安甫終於大事宗祧升祔肅奉於明禋孝惻宸衷恩覃旬服詔音所被蠢類相歡恭惟 皇帝陛下祇適詒謀布昭明德極奉終之盛禮廣立愛之慈仁眷言二宅之郊爰及三城之壤陵土既復役車告休謂真馭之所游意聖靈之降格哀矜庶獄悉緩於青災甄叙百工特疇其勤績賜田租於農畝蠲屋粟於經塗開釋逋逃之辜申嚴樵採之禁恩被勤植德歆神人臣等分職留都叨司陵邑恭陪營奉幸免曠殯已蒙寬宥於簡書更獲究宣於睿澤感抃踊躍倍百常情

慰蜀國長公主薨表

臣某言得進奉院狀報今月十七日蜀國長公主薨謝輟朝五日者主第纏哀天支掩秀訃傳中夏慘結輿情伏以故蜀國長公主柔靜宜家肅雍成德鍾先朝之至愛有賢女之令聞姆教弗煩化風自遠早築王姬之館大開蜀土之封宜茂享於修齡永增徽於寶萼而穠華蚤落眩藥無瘳倏為降渚之游遽終歸妹之祉恭惟 皇帝陛下念深同氣愛本篤親趣駕臨喪驚復衣之不返廢朝出令極卹典以追榮况宗祧之升祔猶新昭寢之哀思未遠重此悲惻撓夫睿神伏願推理於難謀割情於無益上釋慈闈之悼念俯安群下之憂惶臣掌鑰留都違顏法坐莫由慰觀

徒切悃誠

賀明堂禮畢表

饗帝報功極聖人之能事配天嚴考舉有國之盛容
熙典備成鴻恩誕布散名所暨抃蹈儀同恭惟 皇
帝陛下神智在躬至仁守位法陶唐之稽古專講於
舊章放帝嚳之執中丕冒於群品荷三靈之眷命因
四表之歡心練日季秋戒期百執齋宮護護儲精意
以致虔清廟顯嚴展恩而入裸然後御六龍而旋軫
躋五室以交神黍稷馨香式昭於明德金石擊拊備
薦於和聲辟公顯相以在庭侯衛駮奔而率職靈心
昭格景貺游臻發大號於中天均洪休於率土茲風
鼓舞兌澤豐融凡在萌生率同茂遂臣幸班持橐阻

預侍祠守籥留都病嘆周之滯受釐宣室何階前席
之榮

謝傳宣撫問賜藥差醫官表

今月一日某官某乙至西京伏蒙 聖恩特賜傳宣
撫問并賜臣湯藥一銀合仍差醫官某乙看醫臣所
患者王人俯降 天語遙臨頒藥品之良俾蠲除於
精疾詔醫師之屬就診療於微軀九死之餘再生可
可望祇荷憫卹伏切兢惶伏念臣自領留都實殫力
拙願久尸於爵祿冀少効於涓埃唯成周分正之郊
素稱多事屬先后因山之禮仰迫嚴期夙夜在公寢
食俱廢唯知竭節且昧養生甫及暮春已動累年之
病苦載離炎暑復加百體之尪羸寒熱交爭於肺腸

瘡痂外毒於肌草精魂飛越蓋積勞而損神視息眇
綿嗟解食而伏枕藥餌苦口極瞑眩而弗瘳疾痛呼
天迫困窮而反本輒傾血懇仰籲宸闈豈謂 皇帝
陛下曲記舊臣特迫宸眷恩深覆育軫父母唯疾之
憂德過生成念犬馬至微之命遠馳星使傳諭堯言
仍分御劑之珍更委國醫之妙慈仁俯被沈痼復蘇
願茲望外之所加豈盡生涯之可報臣謹當專精飲
藥委命就醫儻肉骨以生存誓沒身而酬補

辭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表

恩惟求舊賞乃及私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臣本
由孤進仰會先朝徧躋臺閣之榮詎有謀猷之補徒
以樸忠少興捐直自將當 陛下潛躍之初首東朝

翊護之選回淵講學最承訪逮之私內寢問安日奉
溫恭之德浸叨誤寵進履亨衢掌右掖之贊書奉西
清之密議旋升內閣之直出領全秦之師屬景命之
有開方儲闡之肇建亟膺嚴名俾預下僚遽承英馭
之賓天幸會飛龍之撫運擢居憲府曾無報稱之能
斥守輔藩曲荷保全之力越從舊許入領大農復違
去於適顏尚保釐於西洛守府屢易報政茂聞俄得
請於別臺幸即安於私館襄遲晚節蹭蹬十年已絕
望於榮塗唯繫心於魏闕問自淮陽之卧再司鼎邑
之繁疲力已殫頽齡浸逼養生素拙多病日侵既歷
三時僅存餘喘曠瘵斯久隕越是虞方哀籲於宸闈
丐生還於里舍忽奉自天之命特加躡等之恩載自

揣循竇為僥冒伏望 皇帝陛下至明日照洪造天
垂延登俊髦慎假名器聽輟出綸之命俾安據蒞之
憂况當 陛下旰食九重勵精百度憲章前古董正
治官曷可無功而進階豈容越次而受職輿情共駭
自訟何安重念臣疾疾未瘳醫療方切竇懼滿盈之
咎敢饗寵數之榮高位疾顛昔賢明戒由衷之請報
可是期

謝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表

渙汗難收絲言俯諭末容懇避徒積兢惶恭惟先朝
經始內殿聚典學之古訓延備問之宗儒擇人甚難
其職多闕必踐二府乃居此官未有夏越等夷輒假
名器上聖有作百度惟新稽古建官任人立政始定

大夫之位以易貳卿之聯諒惟考績之明乃預升階
之典如臣者識非慮遠學不知方歷事三朝叨塵二
禁震闡調護慙無羽翼之能旬服蕃宣屢被股肱之
寄素甘多疾久去近班荷大德之包容嗟微生之屯
阮自膺睿旨再領留都甫及周星半居病告危衷備
列委照曲臨蒙降侍醫俯救殘喘薦被出綸之命併
加躡等之恩內揆無功敢當誤賞雖露章之甚苦終
賜禮之靡俞祇服寵榮竇踰涯分此蓋伏遇 皇帝
陛下布昭明德保宥群生承 英考之烈光御寰區
之泰定謂啟封之地已優復於黔黎賜履之邦亦惠
霑於動植追惟潛躍之始猶錄攀附之勤因宗祀之
休成霈鴻禧而普被方叙勞於庶尹亟興念於遺簪

推頴郎之餘恩記儲宮之舊物力排群議深簡聖衷
將特示於寵私故靡循於功次臣敢不益親醫藥強
整筋骸冀畢桑榆少塵酬霧

謝加開府判大名表

以下代
韓康公

進階極品易鎮別都懇避莫違冒榮有覲伏念臣才
非經濟識昧幾深兩塵鼎鉉之司累玷節旄之寵頃
從祠館起涖洛師迫神考之遺弓奉裕園之復土遽
被中天之命再叨朔部之行肆觀闕庭仰祈旒宸冀
遂乞身之請靡收渙汗之恩願殘槁以何堪豈勤勞
之敢憚勉祇成命深積愧懷矧乃相印聯華天倫並
列逢辰之幸曠古莫儔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濬哲
統天至仁浹物責成群分后治九圍圖任舊人特舉

懋官之典奄受北國俾修述職之勤誓竭疲駑仰酬
覆育

謝 太皇太后表

禮均三事寵冠文階節制諸軍任隆藩閫伏念臣早
緣末學進齒近班被遇累朝歷年四紀雖樸忠之自
竭無嘉績之可書夙聞知止之風屢有告歸之請邇
者對揚宸陛親奉德音疊貢需章特紆使節懼頻煩
於睿旨敢確守於私誠終叨將相之榮尚被腹心之
寄願循朽質深切汗顏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保宥群生照臨萬國眷求舊物宣布上仁錫以寵光
茲及臣工之品倚之屏翰特嚴宮鑰之司唯誓靡捐
以圖報稱

辭免恩命表

恩唯厚下曷可誤加賞及勞宣容虛受伏念臣早塵
上宰出守別都愴神馭之賓天屬橋山之卜壤八荒
同軌極喪考之深哀七月戒期嚴送終之大事而臣
典司陵邑申畫畿封暨復土之克成乃居官之所職
惟虞獲戾敢謂書勞上簡聖衷誕宣庭告進陪多賦
衍食真封慄如蹈涉於冰淵敢避瀆煩於旒宸伏望
皇帝陛下特迴宸聽深亮愚誠亟取出綽之恩俾道
伐檀之刺恭期報可詎敢飾詞

上太皇太后表

明綸薦降寵數併加義所當辭情難冒處臣向以典
司宮鑰修奉寢園竭臣子之至情嚴邦國之大恤實

惟官守非曰事功而况萬國會同百執奔走共奉因
山之禮豈繫守土之勤麗澤天垂明庭辰告益疏井
賦增食爰田夫何送往之微勞乃預報功之懋典伏
望 太皇太后陛下曲迴睿聽深軫淵衷輟成命於
已行慎獲章之或過俾安愚分庶協公言

再免恩命表

記功惟厚祇寵靡違恭布危誠未奉俞旨臣竊以慎
終追遠以敦教義之風送往事居當竭公忠之力臣
備位藩鎮服勞王家何足言功乃蒙推賞伏望 皇
帝陛下慎司名器深察肺肝特寢過恩免貽公議

上太皇太后表

宸暉下濟睿澤曲加敢避瀆煩必期俞允臣竊以命

書之寵并賦之封表疏爵之隆恩繫馭臣之大柄非其分義雖一介以難加苟有勲勞則萬鍾而可受臣職當居守禮在奉終乃事國之所宜顧何顏而冒處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俾人浮食慎賞固功深矜悃幅之誠特輟褒優之命

謝表

因山制禮奉神考之真游復土書勞錫尸臣之壤賦弗容懇避唯切兢榮伏念臣席寵累朝受恩奕世義均休戚任處蕃宣方聖宇之宅憂當臣工之走職共襄大事咸底庶功惟殫夙夜之勤敢期日月之照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奉先思孝守位以仁眷惟西屏之臣實司同軌之會爰加懋賞特越常倫益圖報國

之忠仰答念功之賜

謝 太皇太后表

命出告庭恩加守土懇辭弗獲祇受尤慚伏念臣傾蒞別都奄承遺訓方切上賓之痛已驚先遠之臨祇率群司克集大事而况中外咸獻其力遐邇各致其誠豈臣獨勞膺此異數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穆清垂照睿哲宣慈知臣子之服勤重原陵之送往贊書示寵率土知仁誓竭精忠仰酬鴻施

北京謝上表

分正成周獲辭宮鑰偃藩全魏復總兵符祇荷寵光伏增震悸伏念臣久塵近列仰際先朝委秉洪鈞再司上宰一違鼎鉉累建節旄引年則過於從心報國

唯知於盡力頃從西洛入觀邇顏歷陳匪石之誠願
遂歸田之請疊膺睿旨莫奉俞音終叨袞鉞之榮重
被翰垣之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明與
日升方庶政之始初飭群工而勵翼深簡股肱之舊
曲加體貌之隆乃登進於文階俾殿臨於巨屏臣敢
不上體至眷乃心本朝虔修述職之勤勉企壯猷之
效誓堅晚節仰答鴻私

謝一太皇太后表

保釐洛宅曾無分正之勤偃息魏藩更委居留之重
方臨舊部祇荷渥恩伏念臣被遇累朝歷年四紀秉
鈞宰席再塵上袞之司授鉞齋壇薦忝元戎之寄唯
樸忠而許國無敏智以過人願迫殘年久尸厚祿未

遂乞身之請復膺渙汗之恩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
陛下懋建大功敷求至治仁惟圖舊道在宣慈眷朔
野之輿區為浚都之巨屏洪流蕩析生齒墊昏郭郭
阡危耕桑失隸責老臣之綏輯分聖宇之憂勤特加
三事之宜俾修連帥之職臣敢不恪恭夙夜強勉事
為庶圖毫髮之功上答乾坤之施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

表狀

賤功德疏
右語附

求退第一表

以下代
文潞公

竊以不能者止蓋量力以效忠有疾則辭豈愛身而
避事輒殫悃幅上冒高明伏念臣學古迂踈受材淺
薄惟不欺而行已敢有志於濟時徒以辱先朝過聽
之知荷陛下非常之眷越從散地擢處近司雖智
力之已窮諒毫分之無補屬嬰衰病累涉旬時沈綿
幾及於膏肓羸瘠僅存於皮骨桑榆向暮藥物難瘳
未知朝謁之何期唯恐顛隤之無日千鍾賦祿豈高
卧而可當三事列居非養痾之所處夙宵興念惕厲
匪寧何待人言固當自省伏望 皇帝陛下仁深惻

隱明燭幽微曲成萬物之宜不奪匹夫之守使其全
進退之義察其無矯激之心早賜允俞俾遂安養伏
乞除臣宮觀差遣一任下情上達必冀於感通人欲
天從誓期於得請

二

忱辭仰請初冀於必從溫詔報聞敢煩於曲諭荷并
容之至廣增危懼以彌深再瀝由衷仰祈垂鑒伏念
臣少而志學出則事君豈徒干祿以代耕願已委身
而許國竊欲粗行其志庶幾有補於時在猷畝以無
忘矧廟堂之或處自陪機政思竭愚忠蓋欲知無不
為期於死而後已倘非疹疾敢就便安蒙賜告之恩
已將深月在具瞻之位曷可壞官久處公居坐尸厚

祿豈敢慕名而自潔蓋惟揣分以難安伏望 皇帝
陛下感動至仁哀矜舊物迴大明之久照察一介之
微誠賜以殘年全其素守使得上還重任退即散僚
則臣永荷生成之恩猶圖隕越之報

三

疾難自力蓋將止於不能聽未及卑尚莫從其所欲
敢避再三之瀆終祈開可之私臣伏自學古以入官
常欲捐軀而報國在下位猶將竭力備輔臣豈敢憚
為所惜者難際之時所處者可行之地初心未遂羸
疾已侵強力外殫疲神內竭草庸膚日削食飲至微
願此形骸已臨溝壑况復春存特厚禮貌加隆累降
侍醫頻煩詔使垂天地大生之德軫父母唯疾之憂

展轉伏思戰兢無所非不欲力圖報塞勉就痊除而
勿藥難期造朝曷日所以懇祈引避實不遑寧伏望
皇帝陛下深諒至誠曲加大惠察臣力小而任重閔
臣福過而災生處以閒官俾安拙分肉骨之賜沒身
敢忘俞允為期屏伏以俟

再求退第一表

竊以論道經邦惟人乃可以勝其任陳力就列不能
曷可以強其為輒瀝愚誠上干天聽伏念臣久安散
地寢迫頽齡猥以薄材遽當大任伏遇 陛下恭默
思道垂拱仰成圖庶政之惟艱登衆賢而共濟臣備
位上宰總率群司而嬰疾三時卧家累月虧君臣之
至敬損著定之常儀每自省循不遑啟處威顏咫尺

莫伸下拜之勤病骨支離猶貪攘臂之祿復以足瘍
為梗步履益艱告滋多在公幾廢不惟非養疾之所
亦恐違責任之宜豈可瘞官猶將卒歲伏望 皇帝
陛下曲垂昭鑒深側至仁閱枯枿之逢春榮華無幾
哀疲駑之盡力驅策何堪特解近司俾安散秩倘未
填於溝壑猶圖於毫分

二

囊封有請恭布悃誠綸旨載頒曲垂訓諭荷眷存之
至厚增惕厲以彌深敢避瀆煩必祈開可臣伏以君
為元首臣作股肱休戚所均逸勤胥共既委身而許
國敢避事而貪生况臣親逢難之際時道在可行之
地豈不欲久安祿位益勉事功而力不逮心事將違

願嬰纏多病困阨百罹舊痼未平新瘍復潰形骸若
是溝壑可虞豈可猶居三吏之崇徒竊千鍾之廩廟
堂之上乃處病夫軒冕之榮仍加槁質實恐累國誠
非愛身伏望 皇帝陛下洪造曲成至明委照俯鑒
愚忱憫其衰朽俾全進退之宜特示始終之賜上還
相印退即里居則臣永荷更生之恩敢忘九殞之報

三

臣以久嬰沈疾累貢危誠冒瀆宸嚴披瀝丹悃頻煩
睿旨尚闕俞音義不遑安言非獲已臣竊以上宰之
任大君是毗師長百僚儀刑近列巨川舟楫將濟艱
危大厦棟梁豈容撓弱當靖共於夙夜以帥正於朝
廷而臣受命以來半居病告造朝之際每損國容復

歸臥家又已踰月草膚益削喘息僅存倘勉強以能
支必疲羸之愈甚內則萬目所視外則四夷所聞豈
可尚備冢司猶尸重祿邇者合宮藏事百執駿奔既
免侍祠又建宿衛端居公館阻受釐宣室之朝近望
闕庭有卧病周南之滯今明禮已事率土蒙禧是愚
臣可去之秋况拙疾無瘳之日敢祈避位庶免曠官
伏望 皇帝陛下深諒至誠曲加大惠察臣力小而
任重閔臣福過而災生使之弛負擔於秉鈞專精於
救藥退安散地以盡餘齡瀝懇叩闕期於得請

賀 太皇太后受冊表

報功文母奉冊東朝書軌所臻人祇交慶伏惟 太
皇太后陛下天臨萬國坤載群生濟皇業之艱難佑

聖圖於久大號令之動淵默而雷聲德澤之流雲行而雨施幽遐鼓舞豉喙涵濡惟時盛典之行曷稱難名之烈至乃預抑徽稱之請退避外朝之居躬大禹之勞謙體文王之寅畏爰諏穀旦率籲歡心百辟造庭九奏備樂載揚丕冊祇上鴻名同傾就日之瞻共祝後天之祉騰頌敷於四表翔休氣於九清

賀 皇太后受冊表

涓選休辰誕揚鴻冊書文所暨岳抃攸同伏惟 皇太后殿下儼極先朝母儀萬國禕衣揄狄秦宗廟之烝嘗卷耳萬覃首周南之風化布宣陰教保定皇家莫隆帝母之尊爰備天秩之禮群后在位六樂充庭祇率歡心奉將容典體坤元而同久與聖祚以無疆

臣近望宸闈親逢華旦

賀 皇帝表

東圭正宇發冊明庭三殿講儀萬方知孝伏惟 皇帝陛下穆清居位濬哲在躬聖敬日躋聰明天憲門露門親學惟先五典之從溫室問安豈止三牲之養奉東朝之慈訓揚文母之徽音德教始於愛親神明察其事地容臺秩禮筮史涓辰弁冕在庭笙鏞備樂金螭玉檢發揮帝典之文揄狄禕衣炳煥軒宮之耀詠大明於周雅稽貴母於魯經凡在群生率同大慶

賀 皇太妃牋

展儀中禁發冊外朝盛典惟行群臣共慶伏惟 皇太妃塞淵秉德柔順承天輔佐先朝勤勞內治附寶

啟軒皇之運姜嫄興周室之基誕育 聖明纂承謨
烈爰膺萬乘之養實四妃之尊涓邈休辰奉揚顯冊
堯門協慶軒耀增輝

賀太陽不虧表

伏觀今月一日太陽當食不食者此日而食方克謹
於明威先天不違遂仰銷於變皆伏惟 皇帝陛下
虔恭正事赫奕凝圖茂馨德以感神建大中而順帝
當正陽之告朔有史之奏占減膳法宮霈恩海宇誠
心所格精禋自通是以靈雨夕流清風旦發三辰澄
煥萬物昭蘇光明不虧夷夏咸覩昔者商宗祗畏享
國百年宗景憂勤退星三舍宵高鑒德今古同符臣
親覩殊祥限守留鑰莫由慶覲徒切歡呼

謝賜六典表

伏蒙 聖慈特賜臣六典一部者上聖有作百度惟
新稽古建官任人立政將憲章於周典爰考正於唐
文眷惟當世之宜必視後王之法頒於列位延及守
藩俾私室之受藏仰慈宸之訓迪披觀敢怠紬繹知
榮

慰坼殿攢表

元豐三年二月

伏審今月三日 大行太皇太后坼殿攢者大事請
期西階啟殯慈顏寢遠真馭不留恭惟 皇帝陛下
號慕難居孝思罔極凡在臣庶同切憂惶伏望少抑
睿懷俯遵經制上嚴宗廟下庇生民臣夙奉春宮遠
司留鑰阻趨慰列倍切常情

慰發引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者鳳
翬啟行龍輜肅駕適臨祖載尤切攀號恭惟 皇帝
陛下孝性自天哀情過禮痛真游之不返瞻內寢以
如存中外之心追慕同切臣阻陪班位慰但極涕零
留司慰發引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奄及發引
恭惟 皇帝陛下攀號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官
守不獲奔赴闕庭無任殞越之至

又留司慰 皇太后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奄及發引
恭惟 皇太后殿下攀慕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

官守不獲奔詣宮庭無任殞越之至

靈駕至西京慰 皇后牋

伏覩今月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西京境內
者恭惟 皇后殿下遠違鳳闕祇護龍輜俯臨洛宅
之郊即次橋山之邑追攀罔極哀慕難任臣居守封
畿奔迎道路無任悲殞之至

又留司慰牋

伏覩今月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西京境內
者恭惟 皇后殿下躬御雲輶遠護仙躅將奉安於
昭寢爰俯於洛郊哀慕惟深孝誠罔極臣等恪居
官守迎奉道涂無任悲殞之至

靈駕到陵慰 皇后牋

伏觀今日日 太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永昭陵下
宮伏惟 皇后殿下配位宸極嚴事宗祧祇率六宮
遠護仙駕奉安甫邇哀慕難居臣以職事奔赴山陵
無任悲殞之至

又留司慰牋

伏觀今日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永昭陵下
宮伏惟 皇后殿下遠違椒掖嚴奉梓宮上體聖懷
倍深哀慕臣等各以職事奔赴山陵無任悲殞之至
進 皇后禮物狀

具衛臣某 物右謹隨狀上進冒瀆尊嚴臣無任惶
懼激切之至謹進

謝 皇后回賜狀

具銜臣某右臣伏蒙 皇后殿下特遣中書使賜臣
某物若干臣無任感荷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謝以聞
謹奏

慰掩 皇堂表

伏觀今日日永昭陵奉 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
梓宮禮畢者橋山既祔永追先帝之游蒼野不還深
結溥天之痛伏惟 皇帝陛下深居恭默西顧哀號
想真馭以如疑慨慈闈之杳隔臣駿奔陵寢祇奉典
司慰覲無由憂惶徒切

又留司慰表

伏觀今日日永昭陵奉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
梓宮禮畢恭惟 皇帝陛下攀慕推咽聖情難居臣

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赴闕庭無任殞越之至

留司慰 皇太后表

伏覩今月十日永昭陵奉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
梓宮禮畢恭惟 皇太后殿下攀慕摧咽聖情難居
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宮庭無任殞越之至

掩皇堂畢慰 皇后牋

伏覩今月十日永昭陵奉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
梓宮禮畢伏惟 皇后殿下奉先盡禮送往增哀大
事甫終孝誠備至臣以職事祇從行宮無任殞越之
至

又留司慰牋

伏覩今月十日永昭陵奉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

梓宮禮畢伏惟 皇后殿下哀深送往號慕難居臣
等各以職事陪從行宮無任悲隕之至

慰祔廟表_三

伏審今月十九日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神主祔廟
禮畢者金輅徐還玉衣長掩從昭陵之劍履合清廟
之樽彝恭惟 皇帝陛下聖感難居孝思固極音容
永遠虛朝夕之間安饗祀有嚴惟春秋之匪懈伏願
順禮之變節哀以時調護清躬道迎協氣仰副神祇
之望俯安億兆之心臣居守都畿馳情軒闥阻伸慰
覲徒切憂思

又留司慰表

伏審今月十九日嚴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神主

升祔清廟禮畢恭惟 皇帝陛下攀慕摧咽聖情難
居臣某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赴闕庭無任隕越之至

慰 皇太后表

伏審今月十九日嚴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神主
升祔清廟禮畢恭惟 皇太后殿下攀慕摧咽聖情
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宮庭無任隕越之至

同天節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朱火司辰薰風育物月紀正陽之德天開甲
觀之祥罄海宇以傾心望帝宸而獻祝恭集祇園之
侶並翻貝葉之文憑覺力之雄深薦福田之廣大伏
冀乾坤長久等睿筭以無疆日月照臨與皇明而不
息永居大寶丕冒群生

留司賀同天節表

伏以炎帝執衡時司大夏斗樞繞電天發殊祥當元
聖之挺生叶千齡之盛際鴻明繼照景祚無疆罄率
土以傾心效華封而獻祝恭惟 皇帝陛下誠明天
縱濬哲日躋丕承五聖之基誕受三靈之貺惟正陽
之紀月乃申觀之誕辰玉帛會朝梯航納貢臣等謬
塵通籍分守留都就日望雲阻預在庭之列後天
月徒傾祝壽之誠

同天節功德疏右語

伏以帝出膺期虹流紀節茂對當千之運於昭時萬
之祥敢率懽悰仰依覺蔭誦金言之祕密瞻玉相之
妙嚴總集勝因虔申久禱伏冀壽山高聳長居當極

之尊慧日增光永庇含生之品叢欣萃祝倍萬常倫
留司百官謝賜冬衣表

伏蒙 聖慈各賜冬衣者清風戒候方秋律之正中
賁帛表恩俾冬裘之預備願惟虛受實切醜顏恭惟
皇帝陛下洪覆萬方寵綏黎姓垂裳而聽海內之治
求衣而念天下之寒申教有司時頒列位出大盈之
委積均麗澤以霑流豈曰無衣詎有秦人之賦何以
卒歲皆同郊國之歌惟誓捐軀以圖報效

留司賀明堂禮畢表

伏審今月二十二日明堂禮畢者展采合宮薦德馨
於上帝因嚴聖考廣孝治以多方大事熙成鴻恩普
被書文所混岳抃欣同恭惟 皇帝陛下則效乾坤

憲章古昔神化覃於無外至治格于太寧規恢五聖
之基誕受三靈之貺若祇舊典亟歲上儀涓吉季秋
戒期百執告虔清廟肆饗總章遵豆苾芬薦四時之
和氣玉帛奔走同萬國之歡心坐宣室以延釐御端
闡而霈澤騰頌敷於海宇塞休氣於穹昊凡在萌生
率均茂遂臣等獲班寬詔幸覲昌辰屬拘掌鑰之嚴
阻預稱觴之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一

表

西京謝上表

以下代
文潞公

偃藩全魏獲解兵符分正成周復司宮鑰祇荷寵渥
伏切競營伏念臣被遇三朝秉均二府任極代天之
重才無經國之能辱體貌之兼隆竭涓埃而何補頃
從踐土往鎮北門俾總護於將壇遂七周於星紀自
越從心之歲累輸乞骨之誠疊奉宸章莫迴睿聽比
膺名節入對邇顏奉陪宗祀之儀克謹駁奔之職忽
奉告庭之命復承謝事之期進秩上公居留西土拜
封章而懇避祈印節以並還靡收絕等之恩終莅撫
封之政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守位大德記功

責實衆賢深矜舊物改容加禮將申勸於臣鄰佚老
示慈許漸還於里舍曲全終始尚委藩宣臣敢不上
體眷懷乃心王室勉企壯猷之效粗修述職之勤冀
畢餘年仰酬洪造

謝加食邑實封表

慈仁圖舊慶典策勲祇服罷私交深榮憐伏念臣早
塵異選進履亨衢誤膺仁祖之知擢處冢司之任洪
惟英考命自帝庭仰當付畀之心俯協謳歌之望
登儲有請實為輔相之宜衛社竭勞敢期爵賞之報
荷皇明之燭隱頌天詔以褒功仍稽進律之文亟發
告庭之號節旄並建并賦兼增幸獲遂於懇辭猶曲
加於麗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懋昭明德祇適詒

謀永懷追孝於前文故特眷求於舊物功慙丙吉增
大博陽之封寵韓侯奄開北國之士誓竭糜捐之節
仰酬覆育之仁

謝男安道授承事郎表

公朝懋賞私室叨榮懇避無從感抃茲極伏念臣早
塵列爵幸克有家服采先朝備位上宰奉詢謀於大
議同登翊於元儲何圖神聖之知薦被褒嘉之典甄
收弱息齒預周行篤前勲而不忘懋舊德之可食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明稽古信厚記功俯覃及幼
之恩敷錫馭臣之福賞延于世既祇服於寵私仕教
之忠誓共期於報塞

謝賜詩序表

宸眷俯臨天言誕布拜受之始服寵若驚臣聞昔者
帝舜作歌申敕天命推功臣下爰及朕肱臯陶拜手
颺言其事周之成王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亦歌臣功
工列於詩書著為典訓而未有褒優黃髮甄叙舊勲
昭神祖之明述文考之志然則聖作之美獨冠古今
必得鴻儒碩學之臣序而紀之天旨示慈輔臣奉命
復頒溫詔賜以表恩榮遇之極曠古莫比願臣無狀
何以克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神質天縱聖學日
躋制作參於造化惠澤涵於動植以臣被遇三朝服
勞四紀簡在宸宇錄其涓埃體貌過隆宴搗加等親
紆睿藻寵其行役竊惟聖哲之言屢越風雅當傳示
永久與天無極今序述之作又所以宣昭發揚譬如

日月之光捧以卿雲之氣璧琮之采薦以繅藉之輝
蓋將聳動於後來豈獨照臨於私室謹當刻之金石
傳之子孫對揚洪休焜耀朽質非常之寶居有神物
之護持不世之恩誓畢微生而報效

進御製詩碑狀

睿藻惟新鐫功甫畢非特一時之寵乃為萬世之傳
在臣之榮何以過此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齊
聖廣淵言成典謨體備風雅雖天文下照萬物咸覩
方冊所載億祀不刊然臣受藏寶章負荷聖訓唯刻
金石可圖永久末學淺陋無能敷述蒙被恩光不勝
感遇謹為之記附於其下詔書詩序別刊琬琰凡為
二碑立之私室家廟之右御書閣下榮及祖宗傳之

子孫願茲異渥何以報稱惟殫忠力仰答鴻造其刊
石摹本謹隨狀上進

留司慰 太皇太后小祥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小祥者坤
儀永謝天序不停奄及諱辰俯臨祥祭伏惟 皇帝
陛下孝誠罔極聖感難居瞻風木以興悲嘆隙駒之
倏過練冠始御勉遵禮制之文廟祏猶新哀薦時思
之享凡在臣庶同切憂惶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
闕庭無任云云

乞致仕第一表

黃髮殘年過忝公圭之貴成周京邑猶司宮鑰之嚴
仰祈從欲之仁俯遂乞身之請伏念臣頃居朔部累

貢需章雖備列於危踪尚莫迴於宸聽寵祿既極筋
骸益衰將耄及以無堪顧職思而難勉况聖朝念老
賢相辭榮如臣之年謝事已久輒復申於前懇冀獲
保於餘生伏望 皇帝陛下深軫睿慈恫矜舊物全
其終始許以歸休庶偃息於故廬少優游於聖日未
就溝壑敢忘朝廷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使輶傳命宸檢頒恩荷異寵之眷存撫微躬而榮懼
引年有請願未遂於私誠伏老推慈冀終迴於睿聽
誓竭衰殘之力仰酬覆燾之仁

乞致仕第二表

危衷上列高聽未迴仍頒深厚之訓言重荷褒優之

罷數敢再殫於愚懇冀終奉於俞音伏念臣猥以薄材謬當大任備將相踰於三紀竊名器冠于群臣仕以易農望豈易此內自循省實已滿盈爰從累歲以求薦有乞骸之請宸聰屢私志莫從既久越於常期復將加於耄齒犬馬之力雖戀於主恩朝坤之仁宜於息老物伏望 皇帝陛下曲迴睿睠俯徇微誠閔其蒲柳之衰賜以桑榆之景俾還印綬退處田廬上以全君父始終之恩下以安人臣止足之分帝閣延首得請是期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王人遠降天詔俯頒如瞻咫尺之威仰戴便蕃之寵禮加舊物猶曲示於繫維日迫殘年願難勝於強力重

煩使節親諭德音惟銜雨露之私更竭涓埃之報

乞致仕第三表

連年請老已屢瀆於宸聰累詔申恩尚未從於私欲荷寵章之至厚循愚分以難安敢冒重誅復殫危懇竊以華實既落物性必歸其根筋力或衰聖人不及以禮茲乃天道亦惟人常伏念臣學以入官固有致君之意出適逢世本無經國之能分珪爵不為不多被眷遇不為不久形神弊竭齒髮凋殘數年以加八十斯至難勉從於官政當退伏於里居伏望 皇帝陛下洪造天垂至明日照念其周旋四紀出入三朝雖無補於毫分嘗服勤於夙夜閔茲篤老賜以殘骸則臣永荷生成之恩猶圖隕越之報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訓言深厚渙發於嚴宸使傳光華俯臨于節室仍昭異渥俾絕來辭荷睿旨之丁寧撫愚悃而震悸然人臣之義退豈忘於盡忠君父之恩老或容其謝事雖居畎畝猶在朝廷願衰朽以無堪復滿盈之是懼分當知止久已過期終冀哀矜曲從誠謂請頻煩詔諭感極涕零唯誓糜捐仰酬覆育

第四劄子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四馳使節疊奉詔書仍煩聖言復斷來請君父之恩過厚人臣之分難安仰天聽之至高懼物誠之多瀆恭承寶訓永鏤丹衷願潦倒於桑榆久涵濡於雨露誓知止足可質神明冀終閱於衰殘幸早垂于俞允

唯竭已疲之力少酬下逮之仁

慰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大祥表

恩厚者其服重故極於至隆痛甚者其愈遲故久而後釋中月而禫告民有終伏惟 皇帝陛下取法二儀宅憂三祀考先王之制禮服天下之通喪誠孝兼隆情文備至感歲時之變易履霜露而慘悽奄及祥除益深哀慕臣限守留鑰不獲奔詣闕庭云云

又慰 皇太后表

真馭不留慈顏永遠祥除奄及禫祭俯臨伏惟 皇太后殿下孝感難居哀誠罔極奉宗祧之先祀思父母之徽音禮制有終喪期無過宸闈追慕率土同哀臣限守留鑰不獲祇詣宮庭云云

又留司慰表

徽音如在追仙馭以無從中制有期遵聖經而俯就
伏惟 皇帝陛下典禮象乎天地至行格乎神明哀
慕廓然孝誠顯若日月邁邁驚歲律之再周霜露薦
臻惻宸衷而增感臣等限以官守不獲奔詣闕庭無
任云云

謝賜生日禮物表

至仁垂眷多物分頒荷寵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臣才
非秀世業昧經邦夙備位於冢司浸躋榮於極品沐
雲天之澤踰分無涯依日月之光歷年斯久未遂歸
休之志獨塵居守之榮迨此周星茂聞報政適屬始
生之日復叨行慶之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厚禮

優賢寶慈御極深眷股肱之舊曲加禮貌之隆俯記
微生特推異數篚盈賁帛器備金精仍蕃錫馬之恩
曷道維鵜之刺續戎于祖慙山甫之將明受祉既多
俾魯侯之燕喜載循瑣質若蹈深淵敢不俯竭精忠
仰祇休寵庶效靡捐之節用酬覆育之仁

賀鄜延路奏米脂川大捷表

神武有征鋪敦河右王旅無敵震疊海隅亟奏膚功
大屈群醜臣聞苗民弗率舜帝所以徂征昆夷不賓
文王所以肆伐蠢茲北敵盜彼朔方恭惟 皇帝陛
下稽謀自天受命于祖式遏亂略爰整六師如飛如
翰維揚于我武于疆于理將即叙于西戎告捷九重
歡騰萬宇臣限守留鑰阻預慶班瞻望闕庭無任云

云

賀瀘州奏破蕩乞第巢穴班師表

鬼方負險王旅濯征輝以天威漢如冰釋伏惟 皇
帝陛下誕敷文德載績武功撫荒服以來王冒海隅
而率俾蠢爾小醜敢干大刑爰興采芑芑之師式舉
渡瀘之役殲其種落靖我封疆臣限守留都阻陪慶列

再乞致仕第一表

四月十六日

請老連年詞情既竭賜詔盈筐恩禮過隆敢冒慈宸
重列丹懇伏念臣自塵守鑰載越周星愈迫頽光猶
居重任力不能而當止耄將及以奚為臣之所以事
君必知進退之分上之所以待下貴全終始之宜俾
其佚休是謂仁厚伏望 皇帝陛下大明委照洪造

曲成深軫衰遲特垂開可庶託乾坤之施尚延犬馬
之年偃息以觀太平優游以樂終歲雖在猷畝敢忘
朝廷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使驛載馳有光於原隰詔函捧對如邇於威顏願衰
朽以無堪尚采收而不棄恩榮斯過志願未從重辱
王人遠傳天詔誓竭涓埃之力仰酬雨露之私

乞致仕第二表

五月四日

臣近上封章願還印綬詔書俯諭天聽未回雖大君
之命當從而匹夫之志難奪期於俞允敢避瀆煩臣
竊以七十致事著於禮經臣今行年七十有七昔伊
尹告歸于亳周公退老於豐伊周聖賢老亦謝事况

臣何人敢竊高位貪重祿而不知止乎雖聖主慈仁篤厚優寵老臣後世其謂臣何又國朝以來宰相致仕者不可悉數未聞有如臣之年而不得謝者豈先朝薄於雅故之臣乎乃所以厚之也伏望 皇帝陛下閔臣衰篤察臣懇誠賜以殘年遂其夙志使之含哺鼓腹行歌放言為華胥之民樂堯舜之賜豈獨臣之幸亦足見國家忠厚安佚老者之至於斯也 陛下幸而許之臣不勝大願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章表

星使俯臨天言薦降恩惟求舊特昭示於優隆志切引年尚未俞於悃悞願循殘稿蒙被眷存雖殫蝼蟻

之微誠曷報丘山之大賜

乞致仕第三表 二十四日

臣近以囊封繼上緜檢重頒雖荷渥恩未諧懇請罔避再三之瀆深懷隕越之憂庶動聽俾必期報可伏念臣受材頑薄逢世明昌甫越壯年亟躋近列任隆二府久親日月之光位冠三階何補乾坤之德自叩闕請老覲闕輸誠獲解兵符使更宮鑰俾從優秩許漸歸休瞻依松楸息偃蓬葦非不知萬鍾厚祿保之足以豐家極品崇資居之惟當報國其形神弊竭心識耗昏生亦有涯老當知止矧屬朔方用武隴右開疆使傳之所往來川塗之所交會惟是劑繁之地必資強敏之才使臣旅力方剛勤勞敢憚深憂曠怠上

上累保全伏况 陛下旰食九重勵精庶政憲章前
古董正治官百度惟新衆材並用將責實效以趨懋
功尤非老者隋偷之時鄙夫尸素之日固當自省何
待人言伏惟 皇帝陛下光被四遐仁育群品曲迴
照鑒深軫睿慈念臣自及從心請無虛歲特加衰老
許以乞身歸印綬於有司納節旄於故府優游畎畝
歌詠唐虞仰戀聖時貪延暮齒庶未填於溝壑獲退
老於丘園臣之至情實盡於此無任祈天俟命激切
屏營之至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奏牘剖誠屢于天聽封軺繼軌三錫宸章仍煩諄誨
之言俾絕後來之請荷寵榮之甚渥循涯分以難安

疲駑無堪雖切君軒之戀倦飛欲息唯求枝木之依
重辱使華親傳睿旨冀竭餘生之力仰酬洪造之仁

第四劄子

五月十日

臣近以頻上封章屢塵日月 聖恩優厚眷遇曲私
疊馳使軺累賜詔札雖古有勲勞於國寵數或未之
聞况臣無裨補於朝耄昏何以當克下拜隕越伏思
震惶臣位極三公年垂八十苟有毫分之益敢遺力
於聖時既加齒髮之衰願休老於私室伏望 陛下
天地父母哀而許之臣緣詔旨令斷來表不敢復具
章奏以煩聖聰直布懇誠仰祈報可無任惶恐俟命
之至

謝四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忱辭屢貢深瀆穆清溫詔俯頒重煩謨訓祇服自天
之寵曲加如地之容惟眷禮之過優願懇祈之未遂
遺簪不棄尚蒙取采之至仁駑馬已疲曷報生成之
大施

賀生皇子表

帝庭敷佑天屬挺生告慶中宸騰歡萬寓伏惟 皇
帝陛下虔膺駿命寅御寶圖丕承五聖之烈光誕受
三靈之景貺宜本支之蕃衍昭福祚之熾昌獻祝堯
封覩聖人之多子作歌周室綿瓜瓞於無疆宗社降
休人祇共喜臣限司宮鑰阻覲闕庭無任瞻天望聖
歡呼抃蹈激切屏營之至

謝男及甫授吏部員外郎表

天官之屬人爵是司選授惟難寵擢非次伏念臣男
及甫早蒙慶澤獲齒仕途移孝為忠粗服義方之訓
聞詩及禮每虞墻面之譏已塵東觀之榮敢覲中臺
之職伏遇 皇帝陛下更新百度登進群材體苑域
之能官過卷阿之求士願惟孤族簡在清衷黃髮無
堪久玷上公之隆器愚息何筭驟叨選部之華資仰
銜延世之恩益勵教忠之至志倘祈薪而克荷庶橫
草以效勤

賀皇子

哲宗舊名

進封延安郡王表

敷誥大庭推恩上嗣茲為盛典允屬昌辰臣聞周德
昭天茂本支于百世漢邦稽古建藩輔於諸侯所以
對揚祖考之休並倚親賢之助伏惟 皇帝陛下穆

清居位濬哲在躬命式九圍光被四表重熙累洽績
隆列聖之基燕翼貽謀誕受多男之慶帝庭錫祉天
序飛榮仰尊宗廟之靈宜疏茅社之寵啟封河右遠
荒西旅之區維翰皇家永固丕天之祚瑞發之祥象
歡震華戎凡在有生率同大賚臣外司留鑰阻預慶
班瞻望闕庭無任云云

賀皇躬痊復曲赦畿內表

五月十日

勿藥有喜自天降康宗社殊休生靈大慶伏惟皇
帝陛下儲精護護受命穆清祖述憲章日慎萬微之
慮欽明文思大凝庶績之熙乙夜觀書昧爽待旦壽
域既勤于躋俗大庭微闕于怡神旋清明而復初宜
福祿之亶厚中天發號幽囿霑恩乾健離明光於海

表雲行雨施惠此京師戴湯后之寬仁歌周王之壽
考臣遠違法宸外守別都徒傾就日之誠阻預奉觴
之禮與萬物而鼓舞同四海之歡欣

謝賜生日禮物表

清衷俯記慶賚曲加祇服寵章伏增愧汗伏念臣賦
材無取竊幸何多生邁亨期久塵顯仕秉鈞宰府曾
無寅亮之功守鑰留都蔑有保釐之效榮階已極治
績無聞適當生育之辰復荷便蕃之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惟求舊道在寶慈推馭福之至恩示改
容之異禮惟衣在笥錫馬既蕃仍加器幣之珍併厚
龍光之渥設弧于左劬勞之感增深拜賜於庭咫尺
之威下矚顧循朽質薦被鴻休惟竭涓埃之勤仰酬

雨露之施

賀生皇子表

乙鳥祠禱天垂景貺維熊占夢神告嘉祥伏惟皇
帝陛下濬哲在躬慈仁守位保兆民而如子與萬物
以為春宜膺帝祉之休自協蠡斯之慶邦家響祐海
寓同歡臣外守留都阻趨宸闕無任云云

謝獎諭表

伏蒙聖慈以臣開濬漕河了當特降敕書獎諭者明
縉俯逮華袞過榮祇荷寵私伏增愧汗伏念臣智非
周物材不兼人謬居申畫之司曾乏保釐效惟成周
之帝宅有清格之天津而漕運多艱舟航靡達考諸
圖牒因其故道之存相彼郊畿實有通川之便得請

於上不日而成為利雖多奏功殊寡伏遇 皇帝陛
下至明日照大德天臨考實記勞不遺于微小首公
成務深簡于穆清眷言溝洫之勤亦被贊書之獎顧
茲毫末豈稱褒嘉敢忘夙夜之忠仰答聖神之遇

賀景靈宮奉安祖宗神御禮畢表

即真仙之境茂對鴻禧考列聖之宮肇稱休享靈心
宴喜熙事備成書軌所臻人祇交慶伏惟 皇帝陛
下睿文天縱聖孝日躋至誠感於神明馨德格于上
下眷殊庭之誌祀仰真蔭之炳靈思觀祖宗之烈光
裁成裸獻之縟禮采漢家原廟之制放唐室太清之
文闡琳殿以崇隆合眸容而妥侑載涓吉日祇奉嚴
禋儲精垂思極齋明而合莫產祥降嘏昭福祚之無

疆發大號於中天，霽鴻恩於寰宇。億兆蒙祉，蠢息懷仁。臣外守別都，親逢華旦，阻預鳧趨之列，徒傾岳抃之誠。

又賀 皇太后表

殊庭展采，原廟落成。真馭來迎，嘉祥紛委。伏惟 皇太后殿下，母臨宸極，婦事宗祧。首風化於二南，教孝恭於四海。願瞻先寢，祇奉神游。載嚴翬翟之儀，將潔蘋藻之薦。闕上真之琳闕，合列聖之睟容。允協帝心，用成禮邦。宜三靈之降祉，享萬壽以無疆。臣久荷國恩，幸逢聖旦，無任云云。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二

表附記

元豐六年賀正表

以下代文潞公

伏以歷啟初正，禮陳元會。萬方來賀，億祉來同。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化敷四表。體乾坤之覆育，品物不遺。並日月之照臨，光明下濟。陽春開泰，寶祚延休。臣服在其僚，歡同率土。仰北辰而拱極，效中嶽以獻觴。

謝賜元豐六年曆日表

溫詔俯臨，遠猷誕告。歲將更始，曆乃惟新。伏惟 皇帝陛下，觀象九乾，宣精百度。致中和而育物，納仁壽以躋民紀。以日星申飭，義和之職。頒于方國，大同正

朔之文臣祇守藩條奉宣時訓承休于下拜賜為榮
賀魏國長公主出降表

帝乙歸妹以貴而有行王姬穠華下嫁而成德人倫
之始邦國所興伏惟 皇帝陛下色養慈闈恩均懿
戚隆天枝而制禮厚民俗以興仁啟魏國之大封築
魯邦之外館愛風所被率土同歡臣叨預列藩恭聞
盛禮欣愉馳戀竇切愚誠臣限守留鑰不獲奔詣闕
庭臣無任云云

乞致仕第一表

四月十三日

臣竊以量能而授任者人君之綱也陳力而處位者
臣子之常也能不勝任則上不可以強使力不稱位
則下不可以苟居故既老則君必賜之休不能則臣

當告而止君臣之際所以全始終之義養廉恥之風
也輒悃悃上瀆冕旒伏念臣累年以來拜疏請老稠
疊之懇備簡聖明 陛下每降異恩未從所請歲復
一歲益加耄昏譬如薄西山駸向暮俄頃可待餘
光幾何重惟遭遇累朝無補聖化高位重祿四十餘
年過則生災滿將招損豈可鍾鳴漏盡行不知休違
禮經進退之文老氏止足之戒強顏於世臣獨何心
伏望 皇帝陛下深惻睿衷曲迴宸聽閔臣篤老賜
以殘年臣之許國義均休戚雖居畎畝區區之忠猶
在朝廷也惟 陛下幸察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恩輝下矚使節俯臨載跪啟於詔函若親瞻於法宸

仰天威之咫尺荷聖訓之丁寧黃髮無堪尚縻留而不棄皦日可鑒庶懇願之獲從誓畢餘生少酬洪覆

第二表

請老於朝歷年既久復煩詔旨未賜允俞雖父命子聽當勉以順承而人欲天從必祈於迴照再三之瀆隕越無從臣竊以禮之實者無外矯言之切者無飾詞今臣年齒逾邁而懇請益堅陛下眷意愈隆而寵數彌厚臣雖縻損詎可報投況臣與國家義均一體非敢仰慕前哲以辭榮肥邀為高苟有益於朝廷豈愛其犬馬之力且進而不知退者易之明戒老而必致仕者禮之大經陛下縱矜而憐之未忍棄去而臣受祿已過其量引年久越其期竊意四方之人

備聞累歲之請必以臣貪為請不以臣退為疑在於聖明何所虧損俾臣冒處實有愧懷今雖免於公言後必玷於良史伏望皇帝陛下察由衷之至懇推佚老之深仁聽辭藩垣許還印綬少優游於聖日遂偃息於田廬乃心之忠惟在王室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輜軒入里溫詔自天荷睿眷之優隆紆聖言之訓告載循裏衰髦彌積兢營未俯徇於懇祈仍曲加於寵數重煩使指親諭德音唯竭涓埃之施仰酬雨露之施

第三表

從心之年已過其八乞身之請復至於三敢罄竭於愚誠期終迴於睿聽臣竊以自昔高賢辭祿哲士遺

榮或掛冠於都門或稱疾於家第無強勉以承命必
勇果於退身故疏廣乞骸即日不起魏舒告老舉朝
莫知未有如臣累數十章歷八九載未動凝旒之慮
每紆賜札之榮中外久聞衆庶共悉聖主之恩已極
老臣之分難安不有人言寧無鬼責伏望 皇帝陛
下穆清垂聽惻隱推慈曲成始終俾遂休佚豈敢慕
遊松子退傲羲皇堯野黎民冀獲壤歌之樂虞庠庶
老猶霑惠養之仁雖畎畝之中敢忘天地之施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宸暉下燭使驛載馳囊奏屢聞瀝懇誠之切至緜封
三賜荷眷禮之優隆仍煩謨訓之言傳斷來章之請
恩榮所被啟處不違益堅匪石之心庶動惟天之聽

誓殫晚節圖報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以屢抗封章仰干旒宸頻蒙賜札未聽引年伏
念臣改領居留已涉三載連乞歸老于今九年宣惟
罄竭於愚誠亦已多煩於睿訓况臣衰篤上簡聖明
加疾疢之災生在筋力而禮廢朝夕貪於餘景視聽
異於曩時豈可強整殘骸猶尸厚祿伏望 皇帝陛
下垂乾坤之覆育迴日月之照臨降鑒丹誠閔勞黃
髮俯伏以俟俞允是期情迫於中志守不奪

賀皇子似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儀國公表
帝庭敷命天屬啟封書軌所臻人祇同慶伏惟 皇
帝陛下紹休景祚登治太寧忠厚以布淳風吉蠲以

修明祀三靈眷祐多子儲祥爰卜休辰併推異數建旄南土錫爵上公特疏茅土之封遂荒江漢之域親賢並建蕃屏維強盛典昭融群生鼓舞臣外司宮鑰阻覲宸庭仰麟趾之寶蕃詠島藻而載躍

賀上 仁宗 英宗皇帝徽號表

尊嚴祖考昭格神明祇薦隆名顯揚徽冊照臨所被鼓舞相歡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睿文日躋聖考績戎下武駿惠先猷慶宗廟之威靈荷皇穹之顧諟薦勲二后教愛萬方丕顯丕承揚文武之謨烈不嚴不肅觀政教之治成盛典欽崇含靈慶悅臣屬居藩守阻預班趨瞻望闕庭無任云云

又賀 皇太后表

二聖在天威靈格降太宮奉冊功烈誕章慶始宸闈歡同海寓伏惟 皇太后殿下孝嚴宗廟德庇生民恭儉以奉先猷吉蠲以薦明祀形容威美適駿鴻名對揚丕顯之休昭示彌文之典教風所被黎姓咸欣臣屬西洛之居留阻東朝之慶覲無任云云

賀四后升祔表 七月十日

孝章皇后 孝惠皇后 淑德皇后 章懷皇后

德厚者其流光禮盛者其文縟登于先后對越宗祧鉅典慶崇溥天欣慶伏惟 皇帝陛下虔膺駿命肅奉精禋纂隆列聖之基秩禮百王之典本生民而尊祖廣大孝以寧神有恤闕宮載嚴於裸獻於穆清廟升合于烝嘗報重德于坤儀刑愛風于海宇含生之

品知教之隆臣外守留都阻陪慶列無任云云

又賀皇太后表

徽音如在容曲惟新四室奉祠萬方均慶伏惟皇
太后殿下宣慈母道效法坤儀薦明德之馨香達至
誠於上下瞻闕宮而恤祀嚴先后之赫靈升合宗祧
增隆孝治臣限守留鑰阻預宮庭無任云云

賀冬至表

伏以黃鐘紀候南日迴躔陽德初升剛道浸長惟一
人之有慶底萬福以攸同伏惟皇帝陛下乾建統
臨離明廣照茂對時而育物大報本以事天升燎泰
壇達精禋於上帝迎釐宣室冒丕祉於群生適當亞
歲之辰永固如山之壽臣謬塵近列親際昌期無任

云云

賀皇子

徽宗廟諱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表

宸闡錫祉天序升榮盛典惟行群生胥慶伏惟皇
帝陛下荷天眷佑濟世純熙下武繼文丕承五聖之
烈詒謀燕翼誕受多男之祥爰卜休辰特推異數建
旄近屏永壯於王畿畫壤大邦用加於公衮洪枝擢
秀磐石維強臣限守留都阻陪慶列無任云云

賀南郊禮畢表

祇見昊穹即郊丘而展采誕敷大號罄海宇以均禧
書軌所臻人祇同慶伏惟皇帝陛下欽明稽古虔
鞏臨民馨德升聞至仁丕冒損益百王之典緝熙列
聖之文練日候時御群龍而順動配天尊祖薦駢犢

以昭誠上帝居歆百神受職福祥分委禮樂備成然後迴御中天之闈大覃率土之惠蒸風鼓舞克澤冲塞休氣於九清動歡聲於萬域肖翹之品茂遂惟均臣外守留都獲班寬詔竊慶奉逢辰之幸阻修肆觀之儀臣無任云云

謝賜生日禮物表

宸眷俯臨天休茂對祇荷光寵伏切兢惶臣竊以朝廷優禮近僚垂記生日特加慶賜以表渥恩示我至仁降之遐福臣久備將相無補聖明受恩累朝拜賜三紀爰從壯歲以及耄期宣無他人預被此賜惟臣無狀竊幸居多器服每陳於私庭幣馬常出於天府子孫銜命閭里生光仰惟便蕃何以報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惠浹陽春紀其載育之辰厚以下流之澤日月之照雖因間於幽遐雨露所私尚生榮於枯朽誓殫微力少答深慈

謝男及甫賜緋表

臣某言得臣男及甫報今月九日以職事隨本曹長官於垂拱殿奏事蒙聖恩特賜臣男及甫緋章服并詢及老臣者文陛對揚清光俯照曲迴天睿特錫身章仍紆顧問之私重示記存之旨伏以臣男及甫早蒙朝選獲預郎曹曾無報稱之能遽被褒嘉之寵惟慈宸之念老俾弱息之增榮親奉邇顏載承溫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政治申飭官常收一介之微臣及二宗之末品赤芾不稱知席寵之有因黃

髮猶詢見在心之所簡哀悼感慰私室光輝共誓靡
捐仰酬覆育

賀正表

伏以天地交泰品物維新日月相推歲時更始伏惟
皇帝陛下穆清居位濬哲在躬體皇穹覆育之仁順
青帝發生之德三靈薦祉萬壽膺期臣獲齒近班親
逢華旦無任云云

辭免轉太師充兩鎮節度使致仕表

乞身之請屢瀆於清衷賜几之榮曲加於舊物推恩
絕等曠世罕傳命出非常義難虛受伏念臣素惟頑
薄仰會亨嘉無數器以兼人唯一心而許國秉均二
府被遇三朝曾無補於明時已過貪於厚祿雖誓畢

生而永報願當陳力以無堪自及從心之年累伸乞
骨之懇愚誠備竭宸聽莫迴九載于茲四方具委天
矜民而從欲聖念老以俾休豈圖進秩維師兼榮二
鎮益封并賦命作冊書詔示殊恩併加槁質矧及出
綸溢美褒袞過優眷禮備於始終寵光照乎今古幸
蒙得謝敢玷懋官伏望 皇帝陛下特迴睿思俯鑒
精懇聽輟已行之命免貽非擾之災重念臣位冠三
公年垂八十載循涯分深戒滿盈宜叨極品以歸
田擁雙旌而就第非惟濫處實懼疾顛願守舊官祇
承明命寶藏謨訓榮示子孫言則由衷恩期報可所
蒙聖恩除臣守太師及兩鎮之命乞賜寢罷止令守
本官致仕仍乞貼麻處分臣無任云云

第二表

君恩佚老身則至榮天寵殊常義難苟默不遑啟處
敢避瀆煩臣竊以帝師之官人爵最極為臣及此自
古幾希矧乃並建節旄旄兼領方鎮惟懿親而可授
非列辟之敢當伏念臣已忝上公甫周三載今雖退
老詎可復加往者懇避殊榮嘗蒙矜允誓堅晚節敢
易初心况臣常戒滿盈素知止足公槐亢極之位豈
有屢遷將鉞駢駢之名無容虛受方當謝事曷可冒
榮匪惟興朝野之訕實懼獲神明之譴伏望 皇帝
陛下清衷日照洪造天垂俯鑒精誠特追異數俾守
舊秩即安故廬永荷始終之恩猶圖隕越之報

第三表

臣近以告歸得請霈澤過優繼上封章仰祈旒宸乞
收異渥祇守舊官載錫詔函未奉俞旨虔瞻寵答薦
被華褒忝冒益深震惶無所臣竊以乞骨而歸田里
乃人臣之始終安車以示子孫實儒者之榮幸固已
上還於印紱豈宜濫假於器名唯當解其所處之官
致其所職之事方且追隨野老祝頌堯封而乃寵以
袞衣綉裳加之虎符犀節在丘園而曷稱豈蓬華之
所施一已非宜二馬安可况臣常守止足之戒實懼
滿溢之尤殊異之恩崇隆之禮敢以死請誓於懇辭
伏望 皇帝陛下昭鑒危衷特垂可報重久虛之職
秩寢不世之寵光俾拙分之少安庶餘生之未促如
以臣既諧請老必欲推恩即乞止授維師之官聽辭

兩鎮之命過貪榮遇深負醜顏宸睠下臨恐違天而有咎精誠必照恃簡帝之在心期於獲從守不可奪

謝辭免兩鎮節度批答不允表

天言俯諭宸檢載頒命出非常未從於報罷恩加無狀益愧於便當蕃誓竭精忠仰回睿聽冀慈仁之矜允俾耄齒之保全庶畢桑榆之年少酬天地之施

辭免冊命表

呂望維師勉奉承於休命史佚作冊曷仰稱於隆榮輒瀝悃悰重新俞允伏念臣妨賢茲久告老獲從荷聖神之誤恩陟宗公之極品末容懇避終愧冒居倘煩法展之臨軒復受明庭之備禮匪惟僭越實懼顛隳伏望 皇帝陛下俯徇物誠特迴天聽罷涓辰之

故事停賜冊之盛儀庶安止足之心免招過溢之咎

謝授守太師致仕表

再加兩鎮五拜三公為臣有終舉世莫比雖獲辭於將鉞猶祇寵於帝師受命以還撫躬無措伏念臣早塵顯仕徒罄樸忠乏經世之遠謀屬代天之重任

仁祖恭默守道垂拱責成委重洪鈞再登上宰 英

皇纂嗣聖政始初名自外藩入長衡弼 陛下大明

出震盛德承祧協同神人翊戴日月極三朝之榮遇

冠群后之邇聯及茲休退之辰重被褒加之典惟是

父師之位首乎天秩之崇官惟其人君豈虛授唐虞

之際一二茂聞夏商之間闕遺靡記周則公旦繼乎

呂望畢命出於康王漢唐以來職位多闕雖或器名

之假匪由勲德而居國朝唯趙普以佐命元臣太宗特優禮舊相其後久虛此職垂及百年夫何老臣乃忝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勤施洪造曲成總攬英髦不遺耆老委容輝於節室哀盡力於壯途時全始終俾遂休佚極臣鄰之位號隆體貌之寵光擊壤而歌將優游於卒歲循墻而走唯俯僂以益恭雖居畎畝之中誓答乾坤之施

謝遣男吏部員外郎及甫賜誥命并傳聖旨
宣諭表

嘉命自天殊恩不世師垣進秩里第居榮俾愚息之言歸備皇華而出使奉將宸澤親諭德音恭承謨訓之撫存若對威顏之咫尺誓畢桑榆之景仰酬雨露

之私

謝遣使賜詔許入覲表

王人遠降天詔俯頒眷惟耆老之臣入謝龍光之渥重辱訓辭之厚特紆名節之嚴言不宿家仍載馳於使傳行無俟駕將趨造於宸庭瞻周道以忘勞望堯雲而孔邁

笏記

蒙恩特受臣守太師致仕依前開府儀同三司河東節度使太原尹加食邑實封者進秩師垣歸榮里第禮全終始恩許佚休願慙衰槁之姿備極褒嘉之寵謹當身居畎畝心在朝廷庶畢餘生少酬洪造

謝男貽慶等轉官表

恩容謝事，退老冢庭，賞異及勞，霈霑子姓，莫違懇避。唯切兢營，伏念臣早遇聖時，久妨賢路，過被不貲之寵，每懷知足之誠。而位即臣隣，方還印綬，慶流宗族，並襲簪裳。靜言忝冒之多，敢有干祈之請。雖愚誠之備列，終睿澤之靡迴。典謁未能，亟擢陞於近職。析薪克荷，咸甄叙於榮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與日升，仁和天覆，眷秉均之舊物，推延世之隆恩。俾私室之光輝，示本朝之信厚。馭其福既祗服於寵，休仕教之忠誓共圖於報塞。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二

元豐八年六月七日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三

奏議

論喪服儉葬疏

元豐八年六月七日

臣謹案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為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為非。蓋諂諛之

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為是矣且其禮之

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縵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過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

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
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
制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
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畧如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
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
除之臣竊以為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伏惟 皇帝陛下聖政之美
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
不在初於以草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
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為然乞
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
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

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
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
大體以厚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
末唯霸陵猶完葬之厚薄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
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
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
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 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
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
知也臣愚以為如是之類無益於 先帝竊恐沿襲
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也昔
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
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

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卽本朝所代也臣以為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偏而不可以為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

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釋萬一馬干冒旒宸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唐鑑二篇

太宗

正觀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邱壟勞費天下因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嶷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

器四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
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
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
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
於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
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
益而姑為之以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
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
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

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
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
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
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
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釋服雖欲自損以便
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
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
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內無
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
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
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

臣也為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眾著於君臣之義矣

再論喪服疏

九七日

臣前上疏論大行皇帝喪服乞令羣臣依典禮三年之制臣之愚見以為過山陵雖易朝服宜存其衰麻而服乘之飾止如今日至朞年而漸變之以至於祥禫然後令吉此非有所難行惟令有司考正之而已今已卒哭山陵有期喪服事重道之隆汚俗之厚薄繫焉不可不早裁定也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列聖欽明動循典禮人倫之正朝廷之治考之前世自三代以後未之有也惟是喪服猶依漢制遂使臣居君喪情禮至薄後世或謂本朝無一達禮之士

臣竊惜之且在禮臣子一也今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而未有君臣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臣伏見朔望之禮羣臣朝服以造於先帝之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而人主獨以衰服在上下異禮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也以吉服臨喪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皆禮之不安者也臣前所言君服斯服者竊以為君臣當同服也伏惟祖宗以來此禮未改者蓋喪事常出於倉猝而有司惟舉故事因襲而行無所損益焉今欲風天下以忠孝使民德歸厚莫若先正此禮則眾庶曉然明於君臣之義矣夫居喪之禮衰麻本不可以去身然而朝廷之上異於私家故古者君臣

居喪而行吉禮則釋衰而服冕既終禮則釋冕而服
衰今人君素服以聽朝羣臣素服以治事蓋亦古之
遺法也臣愚以為羣臣燕服亦宜為之制度以齊之
吉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吉凶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凶
居喪朝服所以從宜也而燕服有紅紫之飾則何以
異於無服者乎聖人所以制服者使民見其服而哀
不忘於心也必使之脫去朝服而猶以有喪者自處
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昔年之內燕服宜純縞素至
小祥而漸變之古者練衣黃裏繚緣此練之服也既
小祥則燕服亦可以有色而服乘之飾漸加以緣可
也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惟遏
密三年所以為君服也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然則民亦臣也今祔廟以後惟羣
臣不舉樂而四海之內萬民得以作樂焉此所以不
知戴君之重也臣愚以為宜禁民舉樂三年竊惟朝
廷所以不循遏密之制者蓋不欲使天下之民三年
不樂而為樂工者所在有之恐其失業故寧殺禮以
便民也臣以為凡天下之為俗樂者率皆游民非良
農也使之廢業三年乃所以教之使知為君之有服
也彼不為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未必至於困窮也
今殺禮以姑息之是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故臣以
為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足以厚天下之情夫為
國家者以禮為急不可忽也伏望 陛下幸察斷之
以禮而勿疑

貼黃乞并臣前疏降附尚書省

進唐鑑表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細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洸潏被冕遽迫登遐追攀莫及抱恨沒世伏遇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啓迪聖學監於前代宜莫如唐儀刑祖宗

之典則四方承式萬世永賴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己苟有所不得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問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又上言太皇太后表

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來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著而易見臣頃在書局多歷年所不勤而祿無補聖世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誤恩擢實祕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違豫遽棄羣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撫其行事緝

成一書妄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羣生酌於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為書瞽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思不出職交修於上冀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上

太皇太后乞崇儉戒奢疏

二年四月四日

臣濫備勸講夙夜思職愚慮所及不敢不言伏以自先帝厭代諒闇三年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

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自此始臣愚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陛下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也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為美德侈為大惡帝堯所居之室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舜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陛下所宜日以啓迪皇帝之志者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服大

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史以
為美談臣竊惟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必不使明德
馬后專美漢朝若崇儉敦樸飭正後宮以輔養
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
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
疆之福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老子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驕
自生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夫少習儉約長猶侈靡
少習侈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眾繫在
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此年以來天災流行
陛下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此年以來天災流行
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望當今
之務宜痛為節約昭示儉樸以率天下自古為國未

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帝身衣弋綈
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
先景帝遵業務農訓儉以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
組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
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曰文景
以比周之成康及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忘以文
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陛下上觀帝堯舜
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視文景之效
則皇帝少而習之長而安之惟知儉約不知侈靡
他日海內富庶自今日儉德為之始生民之類受
陛下之賜豈有窮極哉臣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
六十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矣臣

所以先事而言者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
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也
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已必金為
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古之爭臣必諫其漸若事已
橫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為象筋箕子歎曰為象筋
必為玉杯為玉杯則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
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
如此唐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繡服玩之物焚
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敗亂
今臣區區之愚竊以 皇帝即吉之始若一開侈靡
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為之防止於未
然臣愚不識忌諱唯 陛下裁赦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四

奏議

乞罷開樂宴劄子十一月二日

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羣臣累拜表請聽樂所請愈數而批答愈緩以此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今已批答允許臣竊恐有司請置宴開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為居喪則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特置一宴以開樂為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賜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雖至七月其開樂宴亦更不作唯因

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取進止
貼黃如以臣言為然乞候有司奏請只作
聖旨指揮

論農事劄子七月十日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潦詢之村
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
未得豐熟不早則水民嘗艱食夏麥既薄或拿不收
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
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
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
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
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

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
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
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
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
不可不報君人臣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
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
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
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
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
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
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眾惟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

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
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
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
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
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
凡於每事莫不皆然惟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
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
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
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
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
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
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

不及其身田未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
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
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陛下深留意於農
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置無逸孝經圖劄子
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
陛下嗣守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
夕觀省以益聖德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
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知制誥蔡襄書
之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之左方又諭
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
章對為右圖命侍讀學士王沐書之又命學士承旨

王拱辰為二圖序亦令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為法今邇英閣止書圖序於屏間而無逸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侍臣善書者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從來置在御坐之後昨因修展邇英閣方徹去却書於屏間此圖乃祖宗舊物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三圖並列如仁宗朝故事以彰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取進止

貼黃邇英閣兩壁見有前代帝王事跡畫圖如置到無逸孝經二圖只乞重上張掛別不換動即無所妨

十月二十九日上此奏十一月一日邇英進講三

圖皆張掛無逸孝經仁祖朝舊圖王沐書無逸

蔡襄書孝經此云襄書無逸沐書孝經乃據實錄

之誤兩朝實訓與實錄不同據圖則實訓是也

乞不限人數收養貧民劄子二十二月

臣伏見陛下以今冬大寒異於常年聖心憂軫救恤小民無所不至近又出禁中錢十萬貫以賜貧民此誠博施濟眾堯舜之仁也禮記曰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臣知此財一散而人心皆聚於朝廷矣古之聖人未有不矜恤孤窮者堯命舜命禹皆以四海困窮為託書稱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蓋置而不恤則是虐之矣棄而不養則是廢之矣伊

尹稱湯曰先王子惠困窮周公曰文王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聖
人養天下之民使貧者不至失所則不貧者自安是
故古者為政必先恤困窮之民 國朝祖宗以來惠
恤孤貧仁政非一每遇大雨雪則放公私房錢以至
糶米賣炭散錢死者則賜錢瘞埋惠及存歿近日朝
廷無不舉行而又發內帑之錢降非常之恩德澤之
厚無以加矣 陛下勤恤小民如此而臣忝在左右
竊思有可以少補聖政之萬一者忍默而不言哉古
者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既養之則不至於凍餒而
死朝廷自嘉祐以前諸路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
師有東西福田院以牧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十

二月又增置城南北福田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
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臣竊以為京師之眾孤
窮者不止千二百人又朝廷每遇大冬盛寒則臨時
降旨救恤雖仁恩溥博然民已凍餒死損者眾夫救
飢於未飢之時先為之法則人不至於飢死救寒於
未寒之時預為之備則人不至於凍死今每歲收養
與臨時救濟二者等為費用不若多養之為善也臣
愚以為宜於四福田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
數並依舊法收養委左右廂提舉使臣每至冬月多
設方略救濟或給米豆設糜粥不必專散見錢其使
臣存活到人數書為課績量與酬獎死損多者亦立
殿罰如四廂使臣提舉難徧即委吏部臨時更選差

使臣四員相兼提舉量與添給仍理為重難短使存
活死損殿最亦依四廂使臣法其天下廣惠倉竊慮
州縣不以為急乞更申明成法每歲以時舉行委逐
路監司丁寧行下所屬州縣及因巡歷案視或於逐
州別差官點檢使知朝廷掛意令官吏用心振恤須
要實惠及貧民不得輕易以為末事畿內諸縣亦乞
令擘畫官屋依京師收養無令遠者聚於都下重立
條禁以絕主掌支散之人減刻之弊如此則物不虛
費而所活益多矣 國家富有四海每歲用係省錢
一二萬緡於租賦之入無異海水之一勺而飢窮之
人日得食錢之資升合之米則不死矣此乃為國者
所當用王政之所先也況朝廷幸不惜費唯更增修

舊法推廣 祖宗仁政以副 陛下慘怛愛民之意
夫何難哉臣竊惟 陛下近日所行萬萬於此而臣
之所陳事乃至微然古之聖人莫不以此為先務所
以拯生民之性命其法不可不備也如臣言稍有可
采伏乞詳酌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四福田院條制逐院每年特與僧一
名紫衣行者三人剃度推恩至厚而所養人數不
多今若增添人其恩澤亦乞詳酌立定分數每存
活若干人即與剃度一名如死損及若干人即減
剃度一名所貴各務存養人命

進經書要言劄子

三年四月

臣近於邇英閣進講嘗指陳尚書要切之語望 陛

下因習筆札書之以置座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之中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正心修身自彊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席之四端為銘於几杖為銘於衣帶為銘於履屨為銘於觴豆為銘於戶牖為銘舜湯武王其自修如此而況於後世之君乎今陛下纂承累聖日勤問學若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言以為明鑒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其揆一也臣職在勸講無補毫分苟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畧尚書論語孝經切要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聖札所冀陛下

手書之目觀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進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之愚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進古文孝經說劄子八月二日

臣伏觀國史章獻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臣職勸講雖不足以跂望前人之髣髴然區區忠益敢不盡愚竊以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莫先於孝經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以來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為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臣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嘗妄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

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關省覽伏惟陛下以孝治天下此乃羣經之首萬行之宗儻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說謹繕寫為一冊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勸學劄子二十日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閑燕聖學日勤然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輔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為急故敢略陳一二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

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於酒或盤於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疎人心離二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為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他術焉惟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

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

鑒古今成敗耳

真宗之時益修

太宗之業仁

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邇英講讀乃

仁祖之成規也

英宗

神宗皆遵守

仁宗之法

稽古好學

陛下所知不幸

先帝早棄四海

累

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

陛下

陛下嗣位於

今四年幸賴

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下

陛下垂拱無為海內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

急也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

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

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

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

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

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之愚

薦講官劄子

十一月十七日

臣伏聞仁宗天聖初嘗詔天下訪求講說之士今陛下方嚮學問宜博選正人置之左右臣誠愚陋承乏於此大懼無以少補聰明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臣伏見前校書郎司馬康年三十九篤志好學行如古人資性端方克肖其父臣昔與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康為本局檢閱文字與之相接近十五年備觀其人操守如一尤長於講說使之執經必能稱職實於公論皆以為宜臣竊以光之忠直簡在聖心如康之賢陛下必自拔擢今臣止言其所長伏望陛下知察而已取進止

貼黃臣聞先朝舊置講官四員今孫覺在寬假臣與顏復輪講委是闕官臣與司馬光相知眾所

共悉今所言非敢私於知己輒薦其子實以康學
行可備勸講臣受陛下厚恩唯欲得人以助聖
學故不敢畏避嫌疑密入此奏伏乞留中特自聖

意處分

二十二日司馬康除侍講

進尚書說命講義劄子

四年正月七日同崇政殿說書顏復上

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竊以為君治天下國家欽天
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言要道備在此書可為
堯舜昔太宗皇帝嘗曰尚書主言治世之道說命
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伏望陛下詳覽深思必
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諛聞講解於前謹輒
記錄所言編寫成冊以備尋繹或賜顧問庶幾少助
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取進止

點論語劄子

臣等昨進講論語伏見舊本點句差誤不少臣等雖
逐受改正尚未能盡竊慮御前見用本亦有誤點欲
乞降付講筵所臣等參詳改正進入以備溫覽取進
止

貼黃或乞下國子監別取一本點定進呈取

聖旨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五

奏議

正始劄子

元祐四年五月十六日

臣蒙陛下擢授諫職才力淺薄懼不克勝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祖宗受天明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是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以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

正心修身之要君子小人繫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說諭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眾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以幸天下取進止

乞再貶蔡確劄子

十七日

臣伏見已責降蔡確分司南京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眾議伏乞處以典刑更重行竄謫取進止

乞降付三省

論執政闕官劄子

臣伏見自胡宗愈罷闕尚書右丞一員執政繫朝廷重輕自非人望所屬有益於國不可以備位乞陛下精加審擇若聖意未得其人寧且虛此一員亦未至於闕事取進止

乞差實錄檢討官劄子

乞留

臣伏聞曾肇已除外郡修實錄闕官一員昨差司馬康充檢討康以非久書成固辭而罷今來曾肇未了文字須得一人成之欲乞却差康充檢討官不唯史官得人亦公議皆允取進止

乞留中出自聖意指揮

貼黃著作與修撰檢討文字相通本不可分今康

見在史院修日歷不兼實錄職事未得安便

臣伏見蔡確已責降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臣知陛下宸謀遠慮斷在不疑除去大姦實為宗廟社稷之計非以陛下下一心私喜怒也忍於一人所以不忍於天下之人不愛一人所以愛天下之人也然確以凶德叨竊相位作威作福欺罔先帝屢起大獄排陷善良故聞確名者無不震畏以朝廷名器為已私物市恩結黨故貪利之士多為確用今佐佑確者不過懷其舊恩嘗與之相濟為惡或畏其復起不敢結怨不然則所見偏謬謂確以詩得罪欲薄其責不出此三者而已臣聞帝堯刑一人而天下服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之明王征討叛逆亦不過誅其元

惡餘皆赦而不問使之自新若窮治支黨滋蔓不已懼罪者眾則人情不安必有過刑濫及無辜此先王所深戒也夫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今已用大刑四方聞之無不震聳然人無愚智皆以確之得罪為當不宜更有驚駭物聽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黜然而章獻明肅太后仁宗既黜謂黨即下詔曰內外臣僚凡與謂往還者一切不問所以安人情也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為眾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

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確已投荒裔不憂不死小人破膽不憂不懼唯當選用忠良力行仁義繼之以善政而已若因一凶人延及士大夫相繼黜逐不已則人情震動不安方今朝廷唯宜安靜臣願陛下天地之德包含隱忍容養羣臣不責其全俟有顯過黜逐未晚臣受恩深厚不同他人苟有益於國家不敢隱情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道

辨邪正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

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惟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為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為先登進忠良黜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為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

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
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
儉人其惟吉士夫儉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
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
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
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
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
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為他日之患以副陛下
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

論城濠

臣伏聞開修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

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
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二丈五尺濶二
百五十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
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於此百三十年
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得民心
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
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板築過當小人之情唯欲
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
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姦臣之所利本非
先帝意也陛下始初聽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
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完之而已可也何必廣
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為方城偏

門卽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
無有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
南三面偏門亦欲為甕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
此謀也必以為威北狄也使北狄果渝盟南向大臣
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
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
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
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馬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
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
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
於城池此囊瓦城郢之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為朔

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
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
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
楷代為總管始築甕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
於京城為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之守邊城也
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為無戎而城無寇而溝
公宮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已就改之重勞臣
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濠廣濶
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
取進止

論李之純蔡京劄子

臣伏聞知成都府李之純除戶部侍郎知瀛州蔡京

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臣竊以成都兼兩路鈐
轄方面之任最為要重 祖宗以來尤慎付與聞之
純寬厚簡靜蜀人安之宜且令終任或增秩再任今
戶部雖欲得人而遠方數千里休戚安危所繫亦不
為輕蔡京素附會姦臣蔡確眾所共知雖有才能而
年少輕銳非端厚之士又故事自成都迴者多為執
政其次猶為三司使知開封府朝廷方當分別邪正
如京者在所裁抑不宜崇長今進職遠帥則資任愈
隆為他日大用之漸實未允愜伏望且令依舊如必
欲召用之純乞別擇人付以遠方取進止 二十日批
出未得施

使李之十四者蔡京改江淮發運
純候在滿取旨再任
論執政闕官劄子七月

臣伏聞安燾以母病在假孫固以老疾求退聞燾母
病已危燾固年踰七十必是筋力漸難支持臣竊慮
執政又有員缺不敢不先事而言執政與人主同執
天下之權其任至重必有才德公正無邪可保其不
欺謾為天下所服者乃可登用不可止以勲舊亦不
可止以科第也 樞密院必得曉知邊事多所更歷之
人門下侍郎資任最隆皆比宰相伏乞深留聖意慎
加選擇 陛下自去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
間雖非全德亦有所長可稱唯近日所用二人殊不
類前後差除臣昨於簾前奏陳料 陛下必盡記憶
今若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天下所望也臣不勝
區區之愚取進止 乞留

再論城濠劄子十四

臣昨上殿論修城開濠欲乞改東西南三面偏門甕城曲門為方城直門其濠廣濶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今將兩月未蒙施行臣竊以京城為甕城尤為失體議者必謂可以威服四夷今使外國傳聞天子居於甕城不足以示威乃所以啓侮此公卿大夫之辱也而大臣以此為守國之計臣愚竊所未諭況當國用窘乏之際計無所出而枉興土功為此無益之費不知紀極假使作之有用不惜費而為之可也今實無用其費豈不可惜又發掘既廣多發人塚墓害及幽明恐傷和氣此皆朝廷所當恤也伏乞檢會臣前奏早降指揮施行取進

止

論封椿劄子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之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

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
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
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
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
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
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
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
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
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
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
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
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

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
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
撥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
揮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
改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
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
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
急亦非先帝聖意

論常平劄子

二十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畜積無以待
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饑饉流亡昨春夏旱京西

陝西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
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饑民群行劫米坐法配流者係
累相屬幸而得麥民復有生望故大盜不作耳然轉
於溝壑與配隸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
哀閔而為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黃不接
之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
何以救之自中夏以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
郡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收熟之處必多年穀
稍豐則公私逋負督逼民間速欲得錢無由貯積必
至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朝廷廣謀收
糴以時發斂則無以平糴濟民令諸路提刑司積常
錢猶多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來常平之法尚未修

復如舊臣愚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乘今秋豐
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
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糴使不至於甚貴傷民
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陛下誠能出內庫
金帛數十萬以為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
則官本常存而民被惠澤無窮濟民之命莫大於此
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
錢一百萬緡以助常常平糴本此仁恩所以深結於
民心也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
則今年散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
陛下出錢十萬緡散之於民民苦於寒陛下不忍
坐視其死捐以與之誠知民為國本不可不愛惜也

況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止是以內庫之錢借之外路又有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為乎如以臣言為然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再論封樁劄子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樁關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昔唐之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大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戶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

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為便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家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也今封樁之法未至如唐之大盈陛下聽言納諫遠過於唐之德宗若大臣有楊炎之請陛下豈有不從之者乎昔先帝

有經略四夷之志是故別貯以待用今陛下垂拱
守成志於無為畜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創業
老於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修儉節勸課農桑則高
祖之政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歲不征
昭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遂罷鹽鐵議榷酤宣帝綜
核名實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
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
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
其計窮豈免楛克是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
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天下之民幸甚
取進止

再論常平劄子

同日

臣竊以為國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貴穀舜
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孔子曰
所重民食畜積者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大命也臣伏
見累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昨春夏之交天久
不雨陛下憂勞是食於上大臣惶恐請罪於下豈
非以倉廩空虛民無所食盜賊並起將有不可知之
變哉一朝得雨報賽神祇則君臣釋然慶會不復以
民生為念矣夫歲之有豐凶天之常也豐年常少凶
年常多水旱之災堯湯所不能免然而國不困民不
亡者有畜積以為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已無
復生理幸而得麥出於望外豈可常思僥倖天災之
不成也臣訪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唯速欲

得錢必至甚賤又小民不為遠慮一熟則輕賤五穀
粒米狼戾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是故操斂散之術以
權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
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利
不入於兼并之家而農民常得其平此所以家給人
足也至於衰世豐不知斂凶不知散故其政荒其民
流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
發如此者其國幾何而不亡也今天下背本趨末民
惟視上之所好若朝廷以農為急乃可以使民務本
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貴之者好之
者眾也誠使貴五穀而賤金玉則民豈有不以穀為
重者哉布帛不可一日而闕亦皆人力之所為至於

五穀天不生地不長則非人力所能致也昔梁武帝
享國幾五十年江南久安風俗奢侈不務蓄積侯景
之亂連年旱蝗富民皆懷金玉衣錦綺相枕藉而死
唐末高駢亂淮南揚州米斗至直錢五十千皆史冊
所載古有此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畜炭
冬則藏冰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為凶歲
之備蓋以五穀為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早則備水水
則備旱豐登則備凶歉知天時之有必至也惟 陛
下留意於務農貴穀修常平之政以厚天下取進止

人史公文集卷第十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六

奏議

乞罷韓忠彥劄子七

臣伏見韓嘉彥已宣制授駙馬都尉其兄忠彥執政
祖宗以來無此故事陛下動遵成憲懋建大公豈
可使後世姻戚預政自今日始夫祖宗舊典君臣
當共守之而不可墮也伏乞罷忠彥政事以為後法
取進止

二月

臣伏見韓忠彥弟嘉彥已授駙馬都尉忠彥執政此
非祖宗故事陛下以大公至正率先天下豈
可首變累朝舊典開姻戚預政之端伏乞早罷忠

考政事以為後世之法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劄子

十二

臣竊見樞密院闕官陛下選用執政臣不當預然

臣忝備耳目之任有所聞見不敢不盡若但避嫌疑形迹恐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謹具開列如後

一臣於六月十六日上殿面論中外未見有可相之人在外唯有馮京聞其病損亦有女嫁蔡確臣言如此非謂京便不可用也但欲陛下知而察之耳文彥博亦與蔡確為昏姻吳充亦與王安石為親家趣向各異何嘗相黨若趣向皆同雖不為親自是黨也馮京在神宗朝為參知政事與王安石論議常不合先帝知京中立亦甚倚之其

後與呂惠卿同執政又多不協遂為惠卿所傾因鄭俠獄罷京政事天下為之不平及王安石與呂惠卿為仇敵惠卿繳進安石私書其一紙云勿令齊年知京與安石同歲故安石謂之齊年先帝因此知京不欺故安石再罷相之日即召京於成都府知樞密院其後京疾病廢忘以此罷去即無他過聞京精神不至虧損陛下如欲知子細只須遣一使至北京觀之可用與不可用不難見也京久在樞密院經歷事多仁宗朝翰林學士存者唯京一人今人才難得若復以京知樞密公論必皆允愜又得一前輩老成之人與後進者相參後進者亦必有所畏忌京年垂七十必不為欺密

院止藉其謀慮知識宜得老成之人臣與京素無
恩分止是京初作執政臣守官京師隨例旅見後
來臣一向在西京修書京過西京臣亦止與賓客
一見此外更不相接今之所言採之公論謂宜如
此非獨臣一人以為然也議不合多書於時政記
今修入神宗
趙鼎守邊治軍素有威略深知兵法善揣虜情熙
寧之初先帝一見鼎即知其將帥才驟加拔擢
委以西邊之事今已二十年中間討伐安南雖無
大功然處置南事多鼎之力故先帝雖貶鼎官
使知桂州久不得還蓋藉其鎮遏故也今鼎久在
延州於國實有勤勞陛下若實在樞密則所照

管若不獨廊延一路西北二邊及蠻夷之事皆可
訪問廟堂謀慮動繫天下安危豈比廊延一路也
臣竊料朝廷以守延州者難其人故未用鼎臣愚
以為若使鼎自擇一人可代已者必須得人鼎是
以臣叔母之兄叔母已亡有此親嫌若果用鼎臣自
當引避今不敢以親之故不言於陛下臣僚中
如事實未有
右取進止
明堂劄子九月七日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
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
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

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卽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裡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立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

祖宗則神天降祉羣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祇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虔恭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羣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取進止

上殿論法度劄子

日十八

臣竊以朝廷治道必歸於一。祖宗創業傳之萬世，造立法度皆因眾人之智，積日累月講磨而成，非獨出一人之意，取一時之便而已。累聖相承百三十年，比之前代治安最為長久，其法有已成之效，此可信而不疑也。然行之既久，則其間不能無弊。熙寧之初，先帝勵精求治，思致太平，稍欲更革弊事，以光大祖宗之業。而王安石用意過當，獨任私智，悉排眾論，呂惠卿曾布之徒，欲以改法進身，一切變易祖宗舊政。至今天下以為不便，前後臣僚論之已詳，不待臣言而知也。自魏晉以後，官不正，國家承平日久，未遑制作，元豐中先帝置局講求，此誠一代大典，然有司亦失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

夫唐六典雖修成書，然未嘗行之一日。今一一依之，故自三省以下，無不繇冗重複迂滯，不知昔之簡便。臣恭聞先帝已厭官制之煩，但未及修完，不幸早棄天下。今二聖垂拱，循守成規，除去弊事，十已七八。海內安靖，已有成效。今臣之愚竊謂朝廷既以王安石之法為非，唯當修復。祖宗舊政，則天下無事，伏望陛下明諭大臣，凡所措置變改，悉遵故常，無得出意於新舊之間，別立一法。自官制兵制將法民事，有未便者，更加修完。祖宗時所有而今所無，可復者復之，如官制正名，則如先帝之規，事實則仍祖宗之舊。其他可以類推如此，則上可以存祖宗經久之法，成先帝制作之意，下亦便於當今之宜。

庶使法度不至數變紀綱不寢隳壞取進止

論回河狀

八日

右臣伏見元豐四年五月河決小吳六月三日神宗皇帝詔旨更不修閉決口至十二月又宣諭輔臣曰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其詔書及聖語已書於實錄謹節錄進呈恭惟先帝聰明睿智窮神燭理不出九重而洞知河之利害斷以聖如親臨觀雖神禹復生亦不過此所以終先帝之世人莫敢輕議河行大吳今已九年自元豐八年以來議者乃有異同朝廷疑惑故前遣李常馮宗道後又遣臣叔百祿趙君錫案視皆言無可塞之理即用北流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謂眾矣昔堯之時洪水滔天

堯咨四岳誰可治水者四岳皆薦鯀堯知鯀不可用曰吁咈哉方命圯族言其為人狠戾必不能順五行之性也四岳皆曰試之堯乃命鯀治水九載而功不成夫堯既知鯀不可用然而勉從四岳者何也稽于眾舍已從人也雖勉從四岳然鯀治水果無成功卒如堯之言夫以堯之聖知鯀不可用然猶舍已以從人而況執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違乎夫河為四瀆之宗萬水所會自大禹患其難治然禹所以能治之者順水之性而已漢武帝時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武帝好神仙時方憂河決方士言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故

方士以此說之至以塞決河比求神仙及長生其難可知也自是以後二十餘年不復塞武帝既封禪巡祭山川因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帝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乃卒塞之名曰宣防其難亦至矣昨朝廷使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患遂命偉專管勾疏導二股河臣竊詳李偉止因開沙河直隄第三鋪口放漲水入孫村口強名強名之為二股水落當復如故其理必難久行就使大河能成二股則東西兩流占地愈多所備益廣隄防之費自倍先朝亦嘗為二股而終不成者河之大勢必歸於一故也而李偉因此乃欲以塞宗城決口

及移深州之費回奪大河復歸故道希合執政無所忌憚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謀於眾即依偉奏置都提舉修河司亦未嘗審問吳安持可與不可即令與范子奇同提舉安持既開直隄第四鋪口而第七鋪危急觀安持奏自八月八日救護至二十八日日數不為不多用梢草等百萬物料不為不豐調急夫至六七千人力不為不至官吏自夜達旦不為不勤埽緝愈危隨即墊去甚於漏卮何時窮已終不能守而直隄自潰決百餘步今纔開一鋪而河勢變移人意已不能測功役已不為小安持所奏已執兩端將來閉塞北流何止萬倍於此若其無成豈肯任責又聞范子奇爭言河不可回朝廷已令分析昨

謝卿材奏乞兼領河事制置一年必使國用不加費民力不加勞河清住招物料住買水行地中冀不決溢河灘之地漸可耕墾自來春府界京東不銷調夫亦免科出夫錢又乞赴闕稟議河事自河決以來監司未嘗肯任咎責獨卿材所奏如此朝廷何不且試之一年若其無成顯行黜責如此則誰不盡力孰敢妄言而尚書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聞奏不令赴闕昨先移卿材河東及復置修河司而改用范子奇意謂子奇必不敢違耳然子奇亦明言不可者豈固欲違朝廷哉子奇久任河北必亦知其可與不可也臣竊見去年初遣二使之時大臣方且力爭或曰可塞或曰不可今言不可者已罷免所以廟堂無異議之

人止用一李偉之言暴然復興此役用物料發急夫調兵已不為少凡河役一起則公私遂空將來聚十萬兵夫不唯窮困河北一路生靈京東京西亦皆震擾人民離散盜賊並興國之大憂或在於今河去北京止十五餘里若進馬頭迫蹙河水則其勢不可測知脫有疎虞北京將何以捍禦當此之時雖誅李偉輩不足以謝天下生靈陛下悔之何及夫河不可塞在理甚明稽之帝堯則當從眾驗之神禹則當順下質之先帝詔書具存陛下昨欲遣使之時先已降詔恐人有觀望之意復追改之此乃陛下以大公為心無所專主不輕河事慎之至也及二使還奏大臣論議猶不能一獨陛下聖意主張遂罷修

河司數路之人方稍休息中外無不以為至當今纔
歷三時復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為不可一陛下
又以為不可而執政恥其前言之失必欲遂非不復
顧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妄舉大役輕動大眾河
本無事而人強擾之臣不知執政以何為詞必以北
流有決溢之害也夫夏秋之際百川皆漲非獨大河
河中河陽兩山之間猶時有決溢況於河北河出平
地無所阨東而北流隄防未理水性趨下安得全不
為患也今秋水潦多於常年如昨潁昌水入城郭陳
蔡亦有水災豈由河不復故道乎熙寧中河決曹村
東南注鉅野與漢武帝時瓠子正同河決而南不可
不塞故大興人徒塞之然曹村之役人力已無所施

一夕河自退背靈平乃成故議者以為天助非人功
也祖宗時王楚橫壠商胡皆不可塞非不欲塞也
勢不可迴也先帝知其如此及河決而北遂不復
閉蓋幸其北去無南決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
稍近禹之故道李垂孫民先嘗欲導河使之北流當
時議者但以功費太大力不能為而已今河自行其
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夫河者天地之氣氣之所向
誰能禦之今東行故道已高借使能以人力開之至
海終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聞用人功
開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法
使水隨人意此乃鯨湮洪水汨陳五行之失也元豐
中范子淵為武濟之役欲橫絕大河費國財害人命

不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淵之肉及其敗事姦臣黨庇止奪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貶責今欲塞北流與子淵校其勞費與其為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水官欲興河役正如邊臣欲生邊事官員使臣利於功賞俸給吏胥主典利於官物浩大得為姦倖豪民利於貴售稍草瀕河之人利於聚眾營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皆此輩非為國家計也且以國家今日事力何如漢武帝與先帝之時以漢武帝之雄材先帝之神武皆以塞河為難而今日執政容易為之此臣所不敢信也假使有可回之理可塞之勢方今國用虛乏民力困敝朝廷唯宜安靜猶當省費息民況必無可回之理乎又有言北流之害者或曰淤塘

樂或曰河入北界則失中國之險此皆私憂過計也塘水不依元法已久非緣河決而後淤淺今河入界河日益深濶東流幾二百里乃入於海昔以界河為阻今以大河為限其天險豈有過於此者乎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武帝壯之詔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夫延年猶欲決河以灌匈奴武帝以其非禹跡故不為也今設使河入北界此乃天送禍於契丹也彼河入

百里則失百里之地入二百里則失二百里之地河
之所在國之災也何利於我而必欲專之議者又以
為恐虜渡河入寇此又私憂過計也今河上流自西
夏經北胡乃入中國自古未有戎狄以舟師入寇者
也況其居下流乎若北虜能以舟楫與中國校勝此
則書契以來未之聞也假使東流成功北流退為平
陸臣不知朝廷能聚兵於北境浚塘水而修界河乎
凡以北虜為說者皆以妄言恐朝廷望 陛下拒絕
勿聽而已自古欲舉大事動大眾必先盡天下之言
不惡異同之論使人人各伸所見而後利害是非出
焉至於治河必委忠實可信之人其論議必斷以經
術非專用貪利邀功之人也漢武帝使汲黯鄭當時

塞瓠子猶復壞成帝時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
河隄今乃欲望大禹之功於王孝先李偉之徒不亦
難乎 陛下凡兩遣使行河執政皆不以為信而獨
信一李偉輕犯大河與討伐西北二虜無異其費無
有限極國財民命委於洪流比之邊事尤不可計而
朝廷晏然為之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愚伏望 陛下
明諭大臣博采羣言息意回河勿輕動眾無以有限
之財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測之巨壑勿為無窮之役
興無涯之費以徇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罷
都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以弭將然之患其北
流決溢隨宜救護委外都水使者自來春為始亟理
隄防仍速行相度修閉諸處決口臣自聞復置修河

司指揮卽欲建言緣臣叔百祿嘗被使指言出臣口
理亦有嫌是以躊躇至於閱月今中外訕訕皆言不
便臣有言責當陛下耳目之任若避嫌緘默坐觀
國事有誤則臣之罪大矣陛下亦何賴焉是以冒
昧竭盡其誠唯陛下深察臣無任懇悃激切之至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七

奏議

乞罷回河劄子

元祐五年
十月五日

臣竊聞已有旨除臣試給事中臣蒙陛下擢任言
職未有豪分裨補今遽蒙遷擢竇懷愧懼雖捐軀隕
首無以上報然臣有愚壑不敢不陳臣自九月以來
聞朝廷復置修河司竇見人情詘不安皆言回河
不便臣因經筵每與傅堯俞相見講求利害皆以為
此事至大不可不言至二十八日臣方進入文字今
纔數日聞堯俞改授吏部尚書臣除左省之職臣非
不知給事中職高而責輕諫議大夫職下而責重人
情誰不以升進為榮以免憂責為喜然臣竊以回河

之後最為當今大患又聞差使臣五十九員往五十
九州剗刷差兵赴役又差內臣大使臣四員團結興
發次第如此天下豈不騷動且河北百姓未嘗告訴
乞朝廷回河而無故興此大役逆天地之理易山川
之位以國財民命填無窮之壑而取不測之憂此實
安危所繫臣豈敢不力爭夫河不可回臣論之已詳
朝廷若以臣言為然即乞罷回河之役以免河北將
來倒垂之急息數十州困擾之患臣願以一身救數
路生民之命雖死無憾若河不可不回以臣言為不
然則當顯行黜責不當却得優遷此乃執政大臣欲
以差職塞臣等之口使人貪利而不言耳朝廷若使
執政能以官職誘人則畏威者無不鉗口貪利者亦

皆結舌天下利害之實人主何由得知此非 陛下
之福也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方垂簾聽斷 皇帝
陛下未親政事正當明目大聰之時而大臣乃以
陛下官爵為弊言之具臣雖至愚所不敢當臣若龜
勉就職是與執政同為欺君若 陛下一日覺悟以
臣為何如人也伏望 陛下詰問大臣之所引先
帝詔書可用與不可用 陛下昨降罷修河司指揮
可行與不可行今來復置修河司是與不是中外人
言便與不便然後考核臣言之是非若臣言是乞賜
施行若臣言非乞加黜責免至叨冒恩命再三辭避
煩瀆天聽臣無任懇激之至取進止

又乞罷回河劄子

日七

臣聞周靈王之時穀洛鬪將毀王宮太子晉諫以為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鬪而妨王宮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宮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為渠溉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有不可勝言之害此西北二邊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朝廷輕重所繫天地血脈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

絕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臣等所言為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為念以國家安危輕國重為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饑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言為不然方冊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縣大患不至苦雲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群盜及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材坊郭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搔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

私匱乏倉廩空竭內則姦狡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德必無上數件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言顯為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為國耶為身耶若為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事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唯欲人之同己而不欲人之異己豈唯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計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憂君愈切臣若聞命遂緘嘿不言不惟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恥忘

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別白是非明辨可否使如臣輩不得緘嘿取進止

貼黃昨開第三第四鋪而第七鋪潰決已非人意所料恐將來閉塞必有不測之患

乞罷河役狀十一月十六日

臣所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司如支河陰汜水等處綱米五萬石及差裝卸兵士二千人洛口雄武埽鐵手各三百人支在京箔場蘆發四萬領修役兵營寨之類日有行下文字臣昨為諫官極論回河不便未蒙施行今河役不息功費漸大恐修河司需索不止於此朝廷若不罷河役則無不應副之理

門下亦無由不行下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中
外人言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
力有害無利謹其所聞見回河不便畫一如後

一水性趨下自祖宗以來河決以次向西此則地
勢東高西下其理不疑商胡故道已行三十餘年
隄防日增如築垣居水淤填積久其地必高此不
待見而可知今北流千餘里欲使復為平陸故道
千里餘欲使復為洪流恐非人力之所能也

一四瀆者天地所以節宣其氣如人之血脈不可壅
遏今北流已九年豈非天意有定就不趨海乃是
地形順便今來回河上違天意下逆地理騷動數
路幾半天下枉害兵民性命空竭公私財力投之

洪流不知紀極非徒無益更取患害

已上是河不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地中已是見河道只須修立隄防便為
永久之利若歲歲增修一尺一寸皆是所得不為
枉費東流已廢九年聞故隄穿穴一萬餘處陵谷
遷變況於埽岸人力所為今若修完便同創置恐
非人功國力所能供億譬如朽爛水槽多年不使
一旦盛水豈不疎漏況水之性必不捨下就高若
使能以人力感向故道必為大患

一此流每年不免決溢自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埽
岸怯薄全無備禦當夏秋之際小川猶漲自古未
有無患之河豈可因漲水噴凌決潰便欲全河回

改設使能回向東不知可保無決溢之患否
一南宮上下埽連年決潰皆緣隄岸卑薄深冬噴陵凌衝破臣不知去冬以來曾與不曾增葺隄防如其不然則今冬噴凌之際豈可保其無虞訪聞北流西隄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許一例卑薄昨南宮埽止高二尺濶五尺瀕河父老無不寒心又官中累年不調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責罰指揮河清兵士為修河司諸處抽使所存無幾水政如此豈得為河不為患及有決潰則歸咎北流便欲回河豈為實論

一議者謂北流橫絕御河失漕運之利及西山諸水壅塞為患且大河向北自可漕運何必御河西山

諸水自上古以來有之非獨今日大禹舊跡循西山而行與今北流正相符合西山諸水入河無疑但築隄防空留西山水道使之入河何為不可

一李偉元奏欲以閉宗城決口及遷深州之費回奪大河夫宗城決口雖大必不至費一千八百萬物料竊意元初檢計官故作情弊大數檢計意欲朝廷見其費大不若用以回河然後李偉却索此數自謂能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別行檢計的確合用物料當見欺罔且塞全河與宗城一決口大小不同可坐而知臣竊計一千八百萬物料塞宗城則必多塞流則不足李偉必是且索此數將來一千八百萬必了不得朝廷既已興工不可中輟必

須接續應副大抵興事之人無不如此范子淵武
濟之後役已用此計及至敗事又無窮須索朝廷
知其不可方罷而子淵猶以此藉口歸過朝廷以
為不應副非是功不成今李偉與子淵正同而河
後浩大又非武濟之比柰何信偉此言

一熙寧初已議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遷故
也今欲回河雖免深州之患而不顧北京可乎昨
沙河第七鋪潰決已逼北京可為寒心今欲移一
深州二十年猶不能也况北京之大豈比深州將
束河不可測萬一北京被害如何可移

一李偉稱北流破放省稅近一百萬臣以為此是隄
防未理水政不修今若理隄防修水政則河不決

溢不占民田河灘可耕省稅可復而又東流故道
多為膏壤彌數百里皆出省稅今為失稅而欲回
河不知先費用幾百料稅

一閉塞北流盛水既高則上流必深諸處隄埽豈可
不慮大抵河患常出入人意外如昨來開第三第
四而第七鋪決將來閉合未知為患所在豈可保
上流諸埽必無決溢

一昨吳安持奏第七鋪危急調過急夫七千人而役
兵不在其數用梢芟一百餘萬聞其實數不止於
此下七緡埽皆被吹墊勢如漏卮經二十日用功
終於棄捨任其決潰此乃救護積年壯隄上一決
口猶不能為力而况兩岬漸進馬頭於急流巨浪

中旋下稍草客土欲合龍門此必不可為明矣

一此流雖有決溢乃是天災非人所為瀕河之民雖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漁採之利不聞失業愁苦之嘆今回河向東若有潰決乃是引河水以灌注州縣百姓豈得不歸怨於朝廷譬如天火人火天火自是災孽人火必有歸咎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利多害少即不須改作今北流實有大利豈可以有小害便妨大計

一塘濼淤淺非因河決所致熙寧中先帝以塘水多堙廢嘗遣監司以巡歷為名案行檢視此乃積年不修然先帝亦未遑疏濬也且朝廷與契丹通好幾及百年豈是塘水能限敵兵乃朝廷恩信

深結其心每歲饋遺金帛彼貪厚利所以不動若其棄好背盟何路不可入敵豈塘濼所能捍禦朝廷亦何嘗恃此以為險固

一河入界河幾二百里乃入海此最為天險實中國大利議者曾不計此乃憂河入北界若入北界當於初決時一直北注不應却東入海又西隄屢決水還北流此可知向北地形高仰設使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災况必無此理

一竊聞欲用沙囊以合龍門自古唯韓信用沙囊塞濉水以敗楚兵未聞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與范子淵用鐵龍瓜濬河無異河水所向土山亦摧豈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洪流也

一臣見傅堯俞言有人自河北來言北京地無橫草石炭非常踊貴此乃九月中所聞未知今更如何聞往年六塔河役民間費錢五百文方了納梢草一束審如此則生靈何辜朝廷聞之豈得不動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請降朝旨下河北轉運司并修河司曉諭州縣民戶向去別無科配物料臣竊恐此止是空文物料不出於民何從而得興動大役豈有不騷動擾者但恐朝廷雖降此指揮民間困苦亦無由盡知如役兵死未免只作逃亡申報民夫死則官中更不知數此尤可哀憫也

一修東流故道是一大役閉塞北流又一大役此二大役其害已不勝言：非民力所能堪今西戎未疑款服萬一更有邊事將何以枝梧

一天聖初朝廷遣叅知政事魯宗道往滑州相度塞河口功料其後欲塞商河亦下學士院集兩集省議官議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仗一李偉即興舉大事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今采於中外之論無小無大皆言不可非止十有九而已自古未有違衆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打量第四鋪已下至孫村口大河水面即目高如深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聞前年願臨謝卿材王孝先唐義問陳祐之張景先等衆官講議躬親相視據孫勅等開掘井筒衆定得有二

丈一尺有餘取引不過難以還復故道後來再遣使案視與前所驗無異今修河司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時猶高二丈五尺以上則昨來夏秋之際漲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奪不過且京師去北京不遠河水深淺地形高下皆可案驗而二年之間前後所定如此不同豈可不考核虛實坐受欺罔就使孫村口實為低下要是東行故道大勢已高流河不快所以就下昔漢成帝時河決平原遣王延世塞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言延世前受楊馬術以塞河而蔽匿不言不若遣馬與延世雜作延世與馬必相破壞深論便宜更相難極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鳳如欽言奏遣馬等作治六

月乃成古者欲舉大事故欲人為異同反覆詰難至於窮極然後利害可見朝廷擇而從之昨謝卿材以議不合先罷范子奇至河北纔兩月又以異議罷而專信李偉偏說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一臣案歐陽修言慶曆中橫壠之水自下流先淤是時修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下流既梗乃於商胡口決據此則先是下流不快上流乃決小吳之決恐亦無異商胡今流河司專閉塞北流而不管故道可行與不可行海口快與不快若海口出泄不快將如之何今只打量孫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未盡

一李偉稱北流河道動濶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然

大河行流謂之一勝迭豈能必使之攤平徧滿故每
緊溜走移或東或西所向即決蓋無隄防扼束之
弊者臣觀古人惟不欲與水爭地故遠為隄防使
游波寬緩而不迫正以隄防扼束為水之害則多決溢
若兩隄相去數十里其河自有中流豈有攤平徧
滿之理水退則人皆種麥比及水至則麥已倍水
且先帝宣諭唯欲遷州縣以避水而李偉乃欲
以隄防束水不唯極非先帝聖意亦正與古人
治河相反

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須回之事

右臣竊以論議之臣止言其理至於知河事者則言
其事今其理已極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陳

先帝所謂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以人事治水
乃後世之弊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堯知鯀不可使
治水然而四岳請試鯀者豈固欲違堯意而害天下
哉蓋當時治水之人未有以易鯀而鯀必執其說以
為水可埋塞而治故也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商胡
復橫壠歐陽修極言不可執政不聽修而聽仲昌終
以敗事得罪以仁宗之明豈不知修可信而仲昌
功必無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堯試鯀之意也熙寧初
張鞏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司馬光等
崇視光亦極言不可而鞏等急於有功纔塞而復決
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之境以神宗之明
豈不知光可信而鞏等功必無成然而用鞏等者亦

堯試鯨之意也夫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方今四方無虞西北晏然年穀稍稔民力稍紓若更休養數年庶幾有太平之望唯息河役則中外無復一事豈可試一李偉必待如鯨及仲昌而後止也臣考之方冊自古壅塞川瀆必有禍敗共工隳高堙卑以致滅亡鯨堙洪水上帝震怒績用弗成殛于羽山周靈王欲壅穀洛太子晉孫陳禍福以共鯨為戒梁武帝代魏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壽陽窮極境內之力以爭一州四月堰成而九月堰壞緣淮城戍材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怨毒盈於遠邇古今以為無道今塞北流與堰淮何異且梁武以灌敵國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較之尤為不可凡論河役正如邊

事搢紳之儒則言和我介冑之仕則言征伐今問儒者必欲息民若問水官必欲興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說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說也彼水官之欲興役如將士之但欲戰而已朝廷豈可不審擇利害而興天下大役止以為此輩進身之資臣今雖無言責而有官守職在出納通達上下之情聞見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與大臣平章若審如情論有害無利即乞早罷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修河司兵夫物料可就用修塞諸處決口委外都水使者漸理北流隄防如此則數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齊桓公轉禍為福之計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賜裁擇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奏議

論大使持服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五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錄白高陽關路兵馬鈐轄兼河北第六將楊永節為母亡乞解官行服續據本路都總管司奏乞不許本官解官行服所貴得人協力勾當奉聖旨依高陽關路總管司所奏者臣檜檢會元祐編勅諸武臣丁憂者若係小使臣及元是軍班換授并見任管軍或充緣遣路分總管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都監寨主都同巡檢雖係大使臣不並解官其乞解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奏候朝旨外餘並聽臣竊以小使臣不解官行服已損孝治之風朝廷恤小

官非俸祿無以養不得已而未之改身自大使臣以上官既升朝祿亦足養而緣邊任使亦不解官其乞行服者又須奏候朝旨帥臣因而奏留朝廷重違其請循例奪服唯狄詠是狄青之子帥臣為之奏請特許解官當今緣邊無異內地師臣遭喪者無不解官自餘將領寄任輕於帥臣非有金革之事而無故奪其喪服全無義理若言藉才則方今武臣常患員多豈至無人可使若恤其貧則在內地者均是人也何獨於緣邊恤之若以解官為優恩必待如狄青之子然後許之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者庶人有喪三年不從征役豈可仕至升朝以上而不執親之喪臣愚欲乞今後大使臣以上丁憂者雖係緣邊任使

並解官行服如遇有邊事即許_未路奏留繫自朝廷指揮庶使武臣皆知禮法有益風教而緩急藉才亦不失金革從權之制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修立貼黃臣竊以奪服之禮本非古典 祖宗時文武官尚少故因藉_龍前代權制不許解官今承平日久吏員益多宜使人知禮教或遇有邊事藉武臣宣力則奪其喪服亦可

乞夏國人使只從密院指揮狀

同

右臣近準密院樞錄白勘會夏國賀興龍節及正旦人使過界及到延安府日月計程合至某日到京竊慮至時朝見不及並奉 聖旨令引伴官緣路量力蹉程須管於某日到闕者臣竊以西戎陪臣朝賀闕

廷自當奔走以赴期會若有稽緩責在有司今煩
聖旨催促行程非所以示朝廷之尊也臣欲乞今後
夏國人使過界奏到只從樞密院勘會日數舉行催
促訖奏知更不畫降 聖旨庶於事體為允

乞進德愛身疏

二十日

臣伏見 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
經席於今累年 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
下日：如一未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佑皇家保
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恭惟 太祖皇帝肇
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
之 太宗至於真宗遂致太平 仁宗年十三即太
位 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四十

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 英
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愛戴 先帝勵精
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
陛下年始十歲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凜凜憂危
萬端幸賴 太皇太后寶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退
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來
中外晏安北狄西戎無不從順臣不知 陛下何以
報之臣竊思 陛下所以報之唯在於進德愛身而
已陛下進德則為太平高世之主光顯 祖宗之烈
發揚 文母之訓使天下之人皆欣然曰 祖宗之
德 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唯皇天祖宗嚮佑
陛下 太皇太后亦不虛勤勞矣 陛下愛身則無

疾疢不貽 太皇太后之憂武伯問孝孔子曰父母
唯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
日 陛下有子當自知之 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
雖極四海九州之養亦未足為孝也臣自今秋聞外
人言 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為
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將誕育者言
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故敢先事懇
切言之 陛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敢_當祇畏以事
先帝誠孝以奉 宗廟思六朝_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
難四方之人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 陛下
德業之光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 陛下可不慎哉
今 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

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
血氣未定而先傷伐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
之 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
歲也此豈近女色之時乎 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
稷之重守 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人之父母
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執為大事親為大守
孰為大守身為大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
也 陛下上有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妃休
戚皆繫於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
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愛身而可以進道也 陛
下方嚮學問躬儒術欲為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

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昔先帝年十五六講學東宮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群臣莫及今陛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嗜慾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方今群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來所願陛下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竊為陛下寶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臣聞仁宗未納皇后以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實^最在位再久臣今觀陛下氣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惜聖體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

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長深宮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偽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興亡之戒未盡閱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闕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經術邇端士敦尚素樸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啟小人心何則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於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不唯繫一身損益實繫天下治亂不可不

慎也。陛下於此二者將何擇焉。昔漢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為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由成帝而壞，豈可不慎其細哉。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仁宗沒李孝本女入宮，魏謩諫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慾，置君於無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為職，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陛下已有叢聽流聞于外，此臣之罪也。臣今猶若不言他日，陛下或專意叢色，委權臣下，綱紀壞亂，政事荒僻，使天下為陛下逸欲之主。

則臣之罪豈可勝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意，強於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每思及此，而強學不已，則將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美，豈叢色之可移哉。惟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為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天下幸甚。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上太皇太后乞保護皇帝聖體疏

二十

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於今五年，昧爽聽朝，親斷

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為 祖宗社稷億兆人
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 皇帝也臣愚竊謂 陛下
憂勤天下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天下之民必
先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
下之本在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
於人君之一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
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
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
陛下內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
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
籍皆謂 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
之無不寒心 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千

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况於萬
乘之主乎 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
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
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 章
獻明肅太后保護 仁宗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以
後未納 皇后以前 仁宗居處不離章獻卧內所
以聖體完實在位歷年長久章獻於 仁宗此功最
大臣考之國史 仁宗在乳褓 章獻使 章惠皇
后護視 章獻臨朝 仁宗起居飲食章惠必與之俱
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 章惠保護 仁宗
乃 章獻太后之意也今 陛下臨朝日有萬機至
於左右護視 皇帝不知有如 章惠者乎若未能

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
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群臣邪正責諫
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宰治相之
罪也邊事不寧將帥之責也人君闕失不知群臣邪
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學問不進臣等之
罪也至於皇帝早夜起居之節嗜學之際此最切
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冊洞知
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福唯傷於
太早敗於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為切骨之戒臣所以
不避誅戮為陛下言之伏望陛下與皇太后
皇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宜戒敕保傳
令一以章惠為法今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

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宮既建然後漸廣繼嗣
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加止節
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
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皇帝陛下天質純粹有
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功
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
之開發睿智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也
陛下必欲皇帝氣體康強德性成就以為宗社無
疆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于天下失
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
遠慮察臣狂瞽之言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
至

謝宣諭劄子二十

臣自今月二十三日為吐瀉腹臍不安請假將理於
二十七日參閣門見退至門下省見宰臣呂大防諭
臣二十四日面奉 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後宮御
幸無此事臣於二十三日為病家居當日上 皇帝
疏至二十四日呂大防令實錄院吏語臣如入省即
過廳相見臣以方病未能入至二十五日又上 太
皇太后疏緣臣二十五日以前未見大防不知已有
聖旨所以更入後來文字今日大防面諭乃知臣等
所聞外議皆是虛傳 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責復
蒙宣諭令臣具委且喜且懼不能自勝實天下幸甚
天下幸甚然臣所言 皇帝進德愛身所宜常以為

戒 太皇太后保護 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
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也臣竊
惟 皇帝有上聖之資方養德嚮學涵育仁義臣侍
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舊跡不
知忌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亦言於
未然則於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雖言無益 陛
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言
以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臣蒙寬
宥罪戾無任恐懼喜幸之至伏緣 聖旨令大防諭
臣合具奏知謹奏

貼黃大防諭臣與本省諫官臣退至門下後省已
諭劉安世令安世轉諭朱廷光訖

乞留文彥博劄子五年正月

臣伏聞陛下已許文彥博求退降詔俟至中春議從所欲者彥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唯是得解重任歸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憫其老以其累請而從之為彥博計私計則可謂美矣若為朝廷計則臣請試言之彥博為相四十餘年歷事四朝仁宗時平貝州之亂名聞契丹英宗神宗時為樞密相八年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蓋藉其威名宿望以為朝廷之重也京師及四方軍民久服彥博之名以為在朝廷則朝廷必重向若陛下不復召之則亦已矣今既起之則不可使輕去朝廷彥博雖老精力尚強卧置京師足以為

重外則西北二邊必懷畏憚夫以四海之大若常無事則人皆可為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慮哉彥博在朝非謂日有用蓋備緩急或有時而用之耳當先帝之時足以容彥博閑退今二聖垂拱委政大臣尤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言老成之人重於國之典法也蓋以其經歷既多但問以累朝之事所知尤勝他人况其別有所補哉今舊老唯彥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無復前輩矣老者任用之日不久國家所宜重惜臣自聞陛下許彥博之去朝夕思慮竊謂陛下若欲彥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解軍國事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備訪問不必再除致仕朝

廷有貴老尊賢之美足以繫屬天下人心所得實多
陛下進退元老臣不當預論議然臣職在侍從苟有
益於國不敢不言惟 陛下深留聖思更賜裁擇取
進止乞留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九

奏議

薦士劄子

元祐五年正月十九日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
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又以為
不仁臣蒙 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
職經筵於今累年受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
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
薦賢為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
子四道並乞留中若 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
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
妄言之誅惟 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一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於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為賢陛下用以為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於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讐奸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又領宮觀乃與章惇為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唯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名維以經筵之職不唯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為慝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陛下故

不敢言夫君之於臣如父之於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名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群臣昔仁宗平生無怒唯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名為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狗喜怒最為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必皆伏陛下之至公此深為聖德之美取進止

二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

詔不允臣伏見頌博聞疆識白首好學至於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人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為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為姦臣所搆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名令修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先於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別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取進止

三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陛下

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疾惡力排姦邪尤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措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况軾在經筵進讀最為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取進止

四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

錄臣業實錄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

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

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

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古

之遜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

君與孝友之人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原是以

輔導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

為人溫良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

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慎靜端潔言行不恣妄穆雍

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皆宜置左右衛講讀之

職如經筵闕官伏望 聖慈於此選擇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準入內供奉官李偁傳 聖旨今日邇
英閣議講過無逸義今詳備錄進臣今寫錄進呈二
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傳宣進議講義劄子

臣等準入內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邇英閣說過所
引證口義今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月八
日臣司馬某臣吳某臣范某劄子

乞疎決劄子二月十日

臣伏見 陛下以久旱疎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
焦勞欽恤庶獄 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
今溥天不雨旱災甚廣恐刑獄獄寬滯以傷和氣者不
止於四京臣願 陛下因推惠澤以及四方詔諸路

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
疎理決遣仍先徧行指揮疾速結絕無令淹延深戒
官吏務察冤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
弭大異取進止

貼黃乞留中特出 聖意指揮

又 祖宗時遣決獄或詔逐路監司疎決其例不
一欲乞叅酌

論支錢和雇修河人夫狀

三月六日

中書錄黃尚書省送到元豐庫狀准勅三月二日同
奉聖旨特支賜元豐庫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令
都水監相度分劈與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及應係
將來取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役仍不得

令州縣科差尚書省看詳元豐庫既無河北路起
發上京錢物即難以兌那三省同奉 聖旨於河
北東西路提刑司封樁舊法坊場免役內特就便
支給錢二十萬貫餘已降指揮所有令元豐庫支
錢指揮更不施行者

右臣伏詳二月六日所降 聖旨權罷修河放罷人
夫衆論皆謂東流故道夫役當罷其北流河水見行
地分則當修葺固護以備夏秋水患實不可罷 陛
下哀憫百姓不欲科差所以今月二日續降 聖旨
支賜封樁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自降此指揮外議
皆謂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合興功役外所有應係將
來取旨緊急預先興工去處即是李偉所領東路故

道回河之後緣二月六日于 聖旨內有候今秋取
旨之文所以三月二日 聖旨又帶下將來取旨去
處功役 陛下以久旱慾息民勞北流興役蓋不
得已而修河權罷未一月東流功役復興竊恐枉費
國財重為無益河北百姓見此次第依前惶々伏望
聖慈 於今來友提刑司封樁錢指揮內除先降
聖旨應係將來取旨緊急湏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役
一節更不施行外餘依已降指揮以協中外之心臣
已封還李偉請給等錄黃亦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
候敕旨

乞優恤蔡延慶劉子

臣等伏見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延慶

被遇先朝徧歷華近出守方面入典京畿宣力中外
實著勲迹先出繼伯父故叅知政事齊既而歸宗盡
推財產以與齊子瞻給族人無所吝惜身沒之日家
計蕭然今將歸葬潁昌府陽翟縣聚族衆多並無居
止伏望 聖慈特依近例優賜賻贈及下潁昌府應
副葬事并差蔡河人船津例至陽翟縣家屬并乞領潁昌
府差人到出陸處津艚至陽翟縣仍許借本縣官屋
居住免致孤遺失所以稱朝廷禮待待從仁恤存歿
之意取進止

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劉子四月十日

臣伏見 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止
毀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

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
更不經歷街巷昨來曾侑之喪 二聖臨幸有司拆
毀屋舍太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蓋屋毀
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
非 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歿已在
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毀拆更多臣愚欲
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
拆屋庶使 聖駕所過小民知恩取進止

乞車駕不出劄子

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 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
未復舊適聞來日車駕欲出臨奠孫固緣固家見居
石頭巷往來甚遠又方盛夏竊恐 聖躬初就康復

正當保護未宜衝冒昔唐太宗欲出臨高士廉之喪
長孫無忌伏馬前流涕切諫太宗乃還并檢天聖故
事宰臣張知白叅知政事魯宗道薨歿 兩宮亦不
並出臨幸伏望 聖慈更與執政大臣詳酌特罷臨
幸取進止四月十三日侍講臣司馬康臣范祖禹侍
讀臣趙彥若劄子

貼黃臣等三人今在實錄院更不及與范百祿吳
安詩同共聞奏

邇英留對劄子 五

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鑿古
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名近臣三
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諫圖臣竊以古之帝王

常觀圖史以自戒 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首鑒古
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首寫二朝事跡欲子孫知祖
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首皆嘗頒賜臣僚禁中必有
本臣願 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間覽此圖可以見
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 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唯有
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取進止

乞復降詔恤刑獄狀

四六月

右臣近準中書省錄黃節文尚書省檢準元祐勅諸
獄暑月五日一次湯刷枷杻其罪人以時沐浴五月
二十五日奉 聖旨令刑部徧下諸路開封府界今
今後每歲暑月依上條施行者臣檢會 祖宗舊制
每歲冬夏降詔恤刑自 太宗皇帝雍熙三年以來

累聖遵行未之改至熙寧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奏
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每歲於四月十日檢舉牒逐州
長吏訖奏臣竊惟 祖宗欽恤庶獄特從朝廷降詔
蓋當盛夏太冬之月使溥天之下至於海隅狴牢圜
圜之中皆知 聖主深居九重而憫念及之此所以
為仁恩也今令刑部徧下諸路雖重於提刑司檢舉
然州縣奉承宣布及書之史冊猶未若恤刑之詔臣
竊惜之欲乞依 祖宗舊制令學士院每歲冬夏降
詔仍自今年十月為始以副 陛下仁恤刑獄之意

編孟子節解劄子

臣等準入內供奉官徐湜傳宣奉 聖旨令講讀官
編修孟子節解作一十四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六

月八日臣司馬康假臣吳安詩臣范祖禹臣趙彥若
臣范百祿劄子

乞免伴館狀六月十日

右臣今月十八日閣門告報已降勅命大遼國賀坤
成節人使到闕差臣充在京館伴使者伏念臣久苦
脾胃之疾經年不愈造朝供職雖粗可勉強竊恐應
對使客以病闕事伏望 聖慈矜允特賜改差所有
勅命臣不敢祇受依奏

乞司馬康給俸劄子

臣等竊見著作佐郎兼侍講新除左司諫司馬康自
今月一日以疾請假尋蒙恩旨給寬假將理準條便
合停俸康素清貧加以久病用醫纔住請受已見不

易伏望 聖慈矜恤特賜指揮下有司令依熙寧中
常秩例特自停給月日依舊支給庶使其家不致窘
乏以稱 陛下遇康之意取進止六月二十一日侍
讀臣范百祿臣趙彥若侍講臣范祖禹臣吳安詩劄
子尋有旨給俸

舉張咸賢良劄子七月二十日

臣伏見前陵井監仁壽縣令張咸素有履行富於文
學元祐三年有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蒙召試秘閣以不中第復歸本任臣竊惟朝廷復方
正之舉欲求絕異之才若稍誘進則士知嚮慕或自
前舉報罷益強於學今官滿赴闕欲就再試而兩制
以上所舉人已足遠方孤進無由自達伏望 聖慈

特降指揮與免奏舉許令就試庶使寒畯之士不至遺滯取進止

舉學官劄子

臣伏見朝廷分置學官以教養天下之才近歲增廣員數師儒之任尤難其選寒遠之士無因自進乃如臣輩所當稱舉以待上用也臣竊見左宣德郎劉渙瀛州防禦推官知峽州夷陵縣事李傳新授滄州南皮縣令張景仁皆詞學優長履行修飭為士人所推重並堪充太學博士正錄及諸州教授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選用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乞優恤司馬康家劄子

九月七日
經筵同入

臣等伏見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崇福宮司馬康操履

端方學問深遠士大夫共推其賢以為能繼其父陛下采於人望置在經筵所補實多近擢諫職未克就命不幸疾病遽至亡歿唯有一子承奉郎植纔十三歲二女幼幼稚家世清貧一旦遭喪已聞窘乏伏望聖慈特優賜賻贈以恤忠賢之後仍乞多差廩軍兵士津送本家一行并差汴河坐船及兵梢載送行李等並至西京候有葬期乞下合屬去處應副取進止

乞照管司馬家并留使臣劄子

二十五日經筵
同入并依奏

臣等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薨十月降聖旨勅會司馬康將束在陝州夏縣墳所仰河南府常與照管本家骨肉及園宅等至十一月又降聖旨司

馬光置到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司馬康常切照管不得破動今司馬康身亡子植纔十三歲本家往陝州夏縣營葬却歸西京居住先有三班借職溫景純係司馬康居父喪日奏留本宅管勾理監當資任合至元祐六年十月任滿緣康妻子孤幼今來居喪營葬更不比康存日欲乞特再降 聖旨下河南府令常與照管本家骨肉及園宅等并再降指揮所有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本家常切照管不得破動及乞候溫景純滿日特再差管勾一次與理監當資任仍乞下西京帖付溫景純照會遵守昔唐憲宗時魏徵子孫典宅於人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請贖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太宗嘗輟殿材為魏徵起

堂今其子孫貧乏自可官中為之收贖不宜令師道掠美憲宗深然之然則褒恤名臣之後貴其施之於上也今司馬光父子忠賢百姓追思不忘而妻子孤幼已蒙 聖恩優恤備至其第宅及賜書本家必當保守更乞降一指揮并留一使臣再任則其家始終受賜皆出朝廷伏望 聖慈特賜矜察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十月二日

臣近邇英閣面奏乞候講尚書畢錄無逸全篇講義上進以備聖學溫尋臣等今編寫成一冊謹具進呈

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

十一月二日得旨送兩制看詳

臣竊以國家之用典禮為急典禮之學制度尤難太祖皇帝時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考正

禮圖采唐張鎰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
奏之 太祖下詔嘉獎令太子詹事尹拙等集儒學
三五人更同叅議又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其三禮
圖畫於國孟監講堂臣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
禮學二十餘年近世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五
十卷詳究先儒義說比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審該洽
昨臣僚上言乞朝廷給紙札差書吏畫工付祥道錄
進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愚欲乞送學士院及兩
制或經筵看詳如何施行即乞付太常寺與聶崇義
思相叅行用必有補朝廷制作取進止

薦曾孝純劄子

臣伏見奏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節操履行

皆人所難好學修身深自藏晦年十七歲為殿中丞
今三十七歲出官以來並不磨勘熙寧中鏤廳應舉
得解省試下第及公亮薨 先帝特賜孝純同進士
出身孝純以父存日曾許奏一族人而未及奏堅辭
出身乞迴授族人一官以成父志 先帝許之自元
豐元年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至七年 先帝特除
太常丞以不叅吏部又不就命臣竊以孝純恬尚之
節雖在巖穴之士寒遠之臣猶當旌顯以勵風俗而
况三公之後勳臣之世豈可有滯才而不用乎伏望
聖慈特加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朝廷必有得
人之美臣忝備侍從不敢不言乞賜詳察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二十

奏議

論立上

太皇太后疏

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係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叅之後世為 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甚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

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
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
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於媯汭遂有天下大禹
娶於塗山是生夏啟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
餘年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
先祖后稷生於姜嫫世有賢妃大王娶大姜是生王
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妣其禮尤甚大
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
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
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
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
太妣大禹之後也太妣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

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於天下太妣之德也
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大任文王
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又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
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
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妣也武王亦娶於姜是生成
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
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閭禮本夫婦詩始后
妃治亂因之興亾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亾也
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亾也以妹喜商之興
也以有娥其亾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嫫其亾也
以褒妣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

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祐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監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恭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

立代王是為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是遺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聖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

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
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也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
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
之主也敢不敬與禮又曰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
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
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眾官討論議皆
約先王之禮忝酌其宜不為過隆願 陛下勿以為
疑進言者必曰天子尊至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婦之
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
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
謹案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
以來準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

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室
申宗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義天下豈
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苗獠之
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
願 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
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
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
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 慈聖光獻之立也呂
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
弔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宗
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 仁宗所以
為聖者能從眾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家事非外

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
為家中外之事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
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 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
必欲協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 陛
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
難乎論議矣今 陛下之所選擇若莫出其姓氏宣
問大臣若聖旨志既定而眾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
從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
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
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
則宗社之禱也狂瞽之言惟 陛下留聽干冒宸嚴
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封還解鹽專置使狀

六年七月十三日

準準中書省錄黃尚書省送到白劄子勘會陝西制
置解鹽司元專設官總領後來方令轉運使一員
兼管是致職務不專有害鈔法契勘茶事司河北
糴便司已罷轉運司兼領七月八日得畫三省同
奉 聖旨依舊差官專充制置解鹽使更不令轉
運使副兼管者

右臣伏見 仁宗慶曆中以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
行禁權法公私大受其弊於是范祥請變鹽法至八
年乃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盡革宗
傑之弊課入亦增祥初建議當時論者爭以為非而
韓琦包拯等皆以祥法為便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

擢祥為陝西轉運使及李三代祥官課遂損嘉祐中張方平包拯請復用范祥之鹽法至今稱之及祥卒薛向繼其後祥與向皆號為能言利豐財之臣然皆以提轉兼領祥之再使雖嘗專領後卒歸之轉運使由此觀之鹽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置使也今誠得如祥向者而主之亦何必專若不得人雖專無益自仁宗嘉祐以來不置此使已數十年今一旦復之設官置吏別為一司公私先有勞費權輕則不足以動州縣重則是又增一監私司州縣承稟不無煩擾又提轉之外別置使者以主財利無不好相侵奪各求自便此人情之常也神宗熙寧中留意馬政置監牧使數年而罷又置提舉常平司官陛下即位而

罷蓋監司之外又置使則為冗長事理不安故不能久且治道貴於簡便綱領尤不欲衆多也東南海鹽不為不多然提刑司亦兼鹽事解池鹽在陝西轉運司止一事爾若須置使則東南鹽亦當設官矣若每事專設官則轉運使司遂無所用尚何以主錢穀為職哉茶事司本起於李杞劉佐陸師閔之徒征利而為之議者皆以非朝廷以熙河邊用不得已而存之此不足為法也夫解鹽利害非臣所知止以祖宗之舊及事理言之恐不必專設官今陝西有都轉運使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皆可以隨資序用人若選擇知鹽事者一人為監司使之兼領亦范祥故事理增監司一員猶愈于別置使之煩也古者利不百不變

常朝廷方欲省官惜費苟無大利害則不若且如其
故便臣竊謂作事謀始所宜慎重故未敢行下伏望
聖慈更與大臣詳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伏候敕旨

封還臣僚論浙江西賑濟事狀四日

準中書省錄黃臣僚上言竊聞浙西州軍近以災
傷朝廷遜差轉運副使岑象求運判楊瓌寶仍賜
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俾救其患州縣自亦依
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行將少蘇矣細民習為驕
虛以少為其弊已久欲乞明詔本路監司并州縣
詳具災傷貧分数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考
其虛實而懲責其尤甚者候敕旨又臣僚上言訪
聞兩浙水災惟蘇湖秀三州為甚外常杭二郡絕

為輕小其三州之地亦有高下不等今傳言者或
謂水災至大無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水
退有可種之處以謂本因風駕海水江湖壅遏加
種之雨多遂有漲涌之患風退水落此患自弭可以
作人言異同如此誠不可以不察乞下本路鈐
轄轉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災
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
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指實申
奏不得相闕稍涉謬妄即乞重行降黜兼朝廷近
日別遣使者支撥斛斛一百萬見錢度牒約計二
十萬貫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獲則向去
之食賑濟之期甚為長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

措置凡此皆繫官吏能否而一有失當其害非輕
乞令賑濟官司凡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
揮其急切不可得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
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
止候敕旨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並依
奏者

右臣謹案唐代宗大歷中霜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
縣境不損遣御史案實損三千餘頃帝嘆息久之曰
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
南令為南浦尉德宗真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
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
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諛揣所悅意即侈其言度

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嗜
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
水災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
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藉其數唯調救百姓則不計
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
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
李絳對曰臣案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
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
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
主名案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
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者不思而言耳
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仁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

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瞻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思其所從來今陛下之一方赤子嗷然有倒垂之急如嬰兒之絕乳其死可矧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臣僚所言朝廷以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救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已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為少蘇又言細民習為驕虛以

少為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小有旱澇披訴災傷倖僥之民或容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為驕虛而不之信何甚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廷以待從之臣為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司之言又戒約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為上下觀望各求苟免夫奏災傷分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濶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僚言人言異同不可不出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

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
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
各約若干並令詣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乞重
行降黜臣伏見近日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
六月太湖泛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布
種廬舍漂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
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
縣逐州須遣人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饑荒之際
此等行遣必為煩擾一事不實即憂及罰闔境皆死
未必獲罪如此則振濟却為閒慢百姓愈無救矣又
言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斗百萬見錢度牒約二十
萬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獲則向去賑濟之

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一有失當其害
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時整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期
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又且委以措
置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竊以今水潦方降秋
田殊未有望審如臣僚所言今秋無獲本路必更奏
請朝廷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為多况斛
斗止令出糴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唯廣
惠倉許賑濟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稅及五分處仍
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浙西鈐轄司近奏乞不限石
斗尚未降朝旨又奏夏田元未放稅以此觀之官司
守法止有賑救不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僚又言
乞令賑濟官司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

急不可待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
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臣伏見英
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且英宗宣諭陳州累年
灾患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種即發常
平谷貸民種田提刑司奏劾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
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
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院寺內侍一
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為條約以
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比
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
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為害臣
伏觀浙西鈐轄轉運使前後申奏累年災傷今歲大

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一有失當其害
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時暫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期
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又且委以措
置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竊以今水潦方降秋
田殊未有望審如臣僚所言今秋無獲本路必更奏
請朝廷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為多况斛
斗止令出糴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唯廣
惠倉許賑濟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稅及五分處仍
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浙西鈐轄司近奏乞不限石
斗尚未降朝旨又奏夏田元未放稅以此觀之官司
守法止有賑救不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僚又言
乞令賑濟官司措置稍失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

急不可待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灾患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種即發常平谷貸民種田提刑司奏劾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院寺內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為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為害臣伏覩浙西鈐轄轉運使前後申奏累年灾傷今歲大

水以至結罪保明奏訖斛斗度牒又云父老言四十年無此水灾近奏蘇州饑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饑疫更甚於熙寧時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相繼遺棄男女官為收養據此則灾傷輕重亦可知矣今詳臣僚所言大意唯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灾傷不至如所奏故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然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斛一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又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况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發運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費故

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司惜物也監司
州縣有凶年饑饉者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無災
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不辦之
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為方略存活人命寬其約
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
耗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
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為處畫
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
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上奏朝廷足以考察案劾未
為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牽制撓亂其所為耳伏
望 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為念無以官司賑濟過
甚為憂其臣僚所言伏乞更不施行所有錄黃謹具

封還伏候勅旨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



